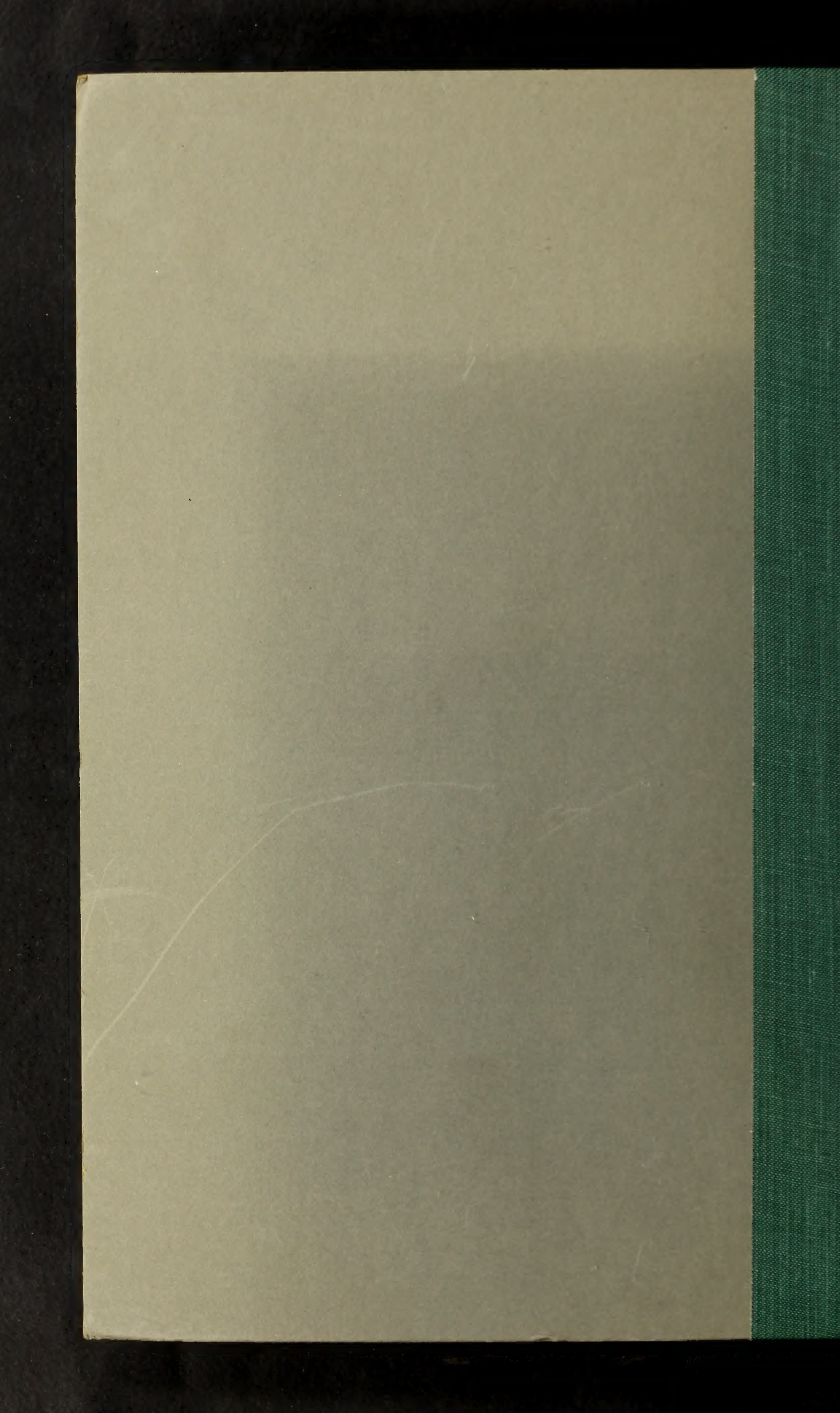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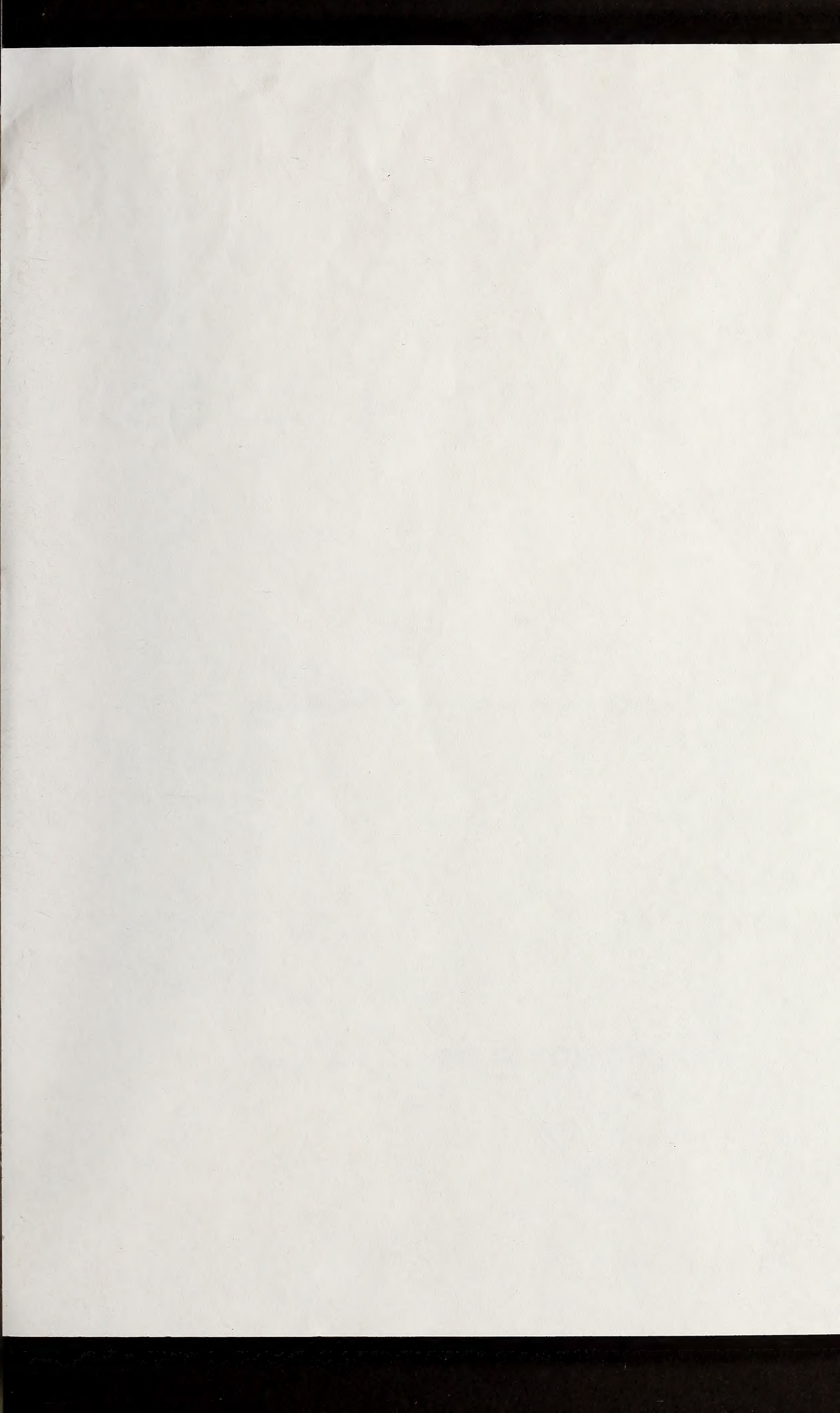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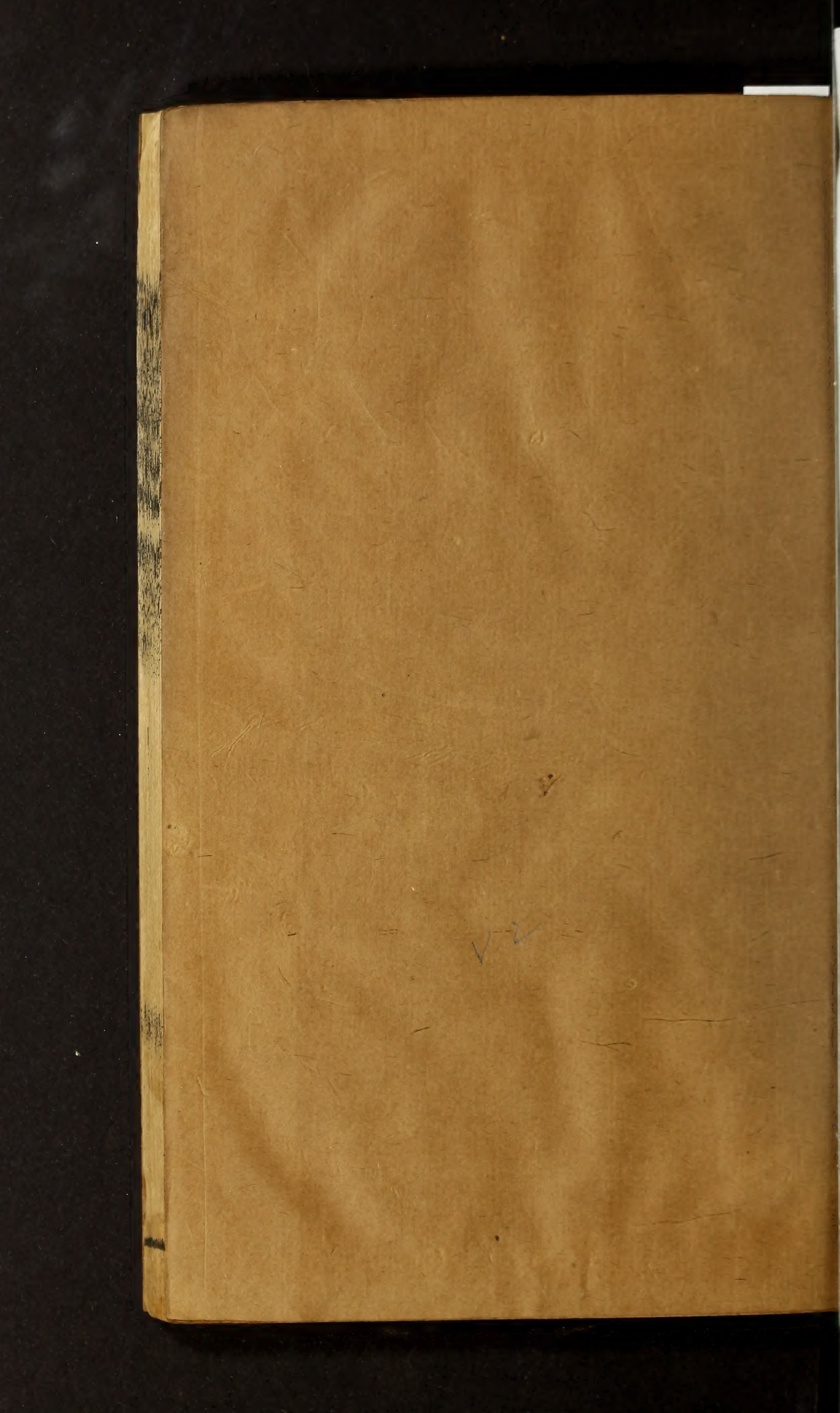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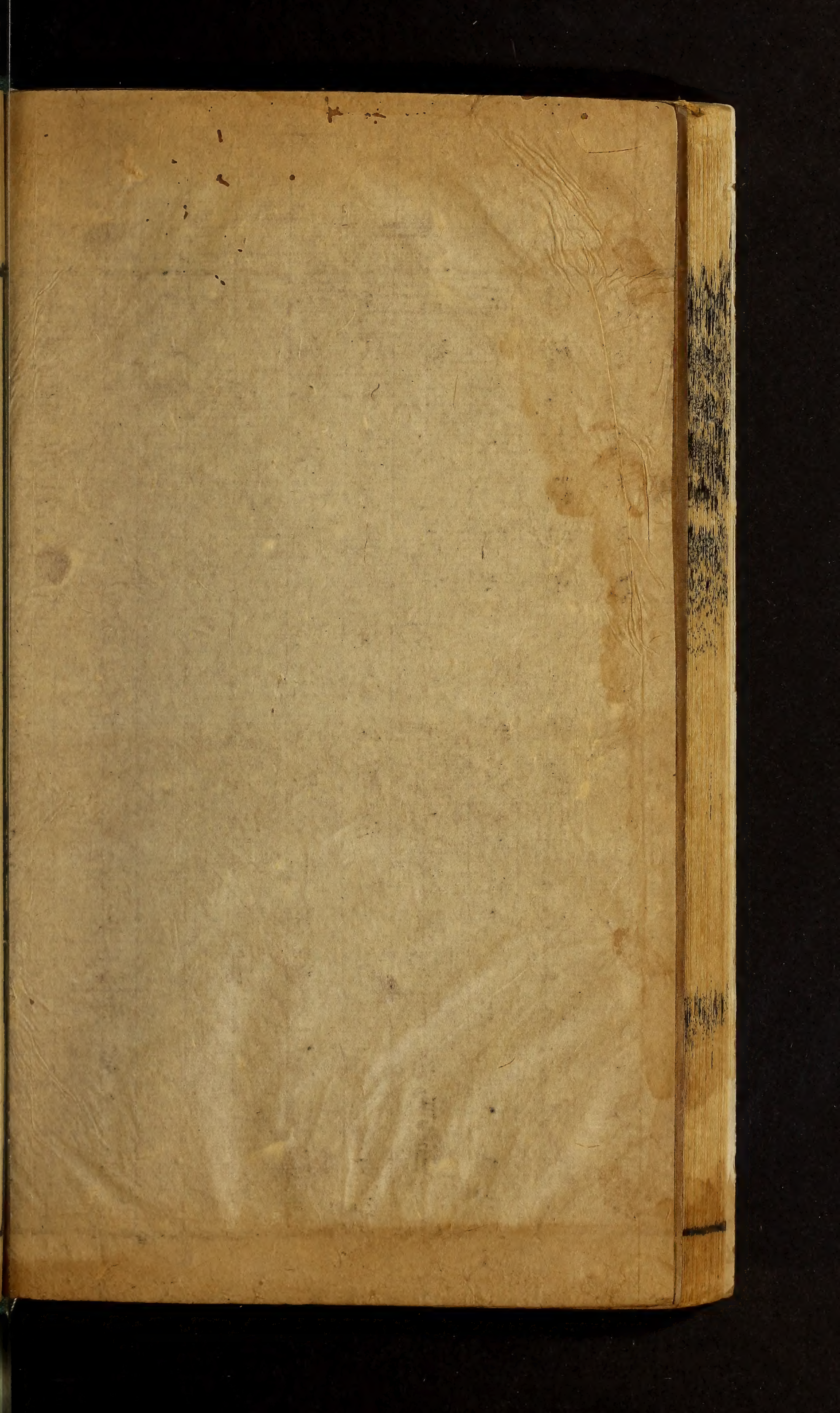








王遵巖集卷之三

晉江王愼中道思著　後學張汝瑚夏鍾選

序

送河南左方伯范濬溪公入覲序

今河南分省奄有豫州兼履徐荊并冀之餘封有土與民比古諸侯之國在於所履之內者以百十左使皆統而治之古所謂九州之長得以君稱於其國入天子之國曰牧者也所統既廣地大人衆衣履冠帶甲於四方槀桔粟米貨賄篚篚之輸以克備太府塡給邊圉者旁羡溢出置藩棊錯固磐石之宗孫子不



億如螽斯繩繩之盛而當食於其土計口受祿歛入之途益以多端又亘河被山盜紡鼓鑄椎埋攻剽之奸往往而有宛丘之婆娑溱洧之相謔河上之翺翔林下之喪馬妹邦之崇飲城闕之挑闥猶有未殄之風獄因以繁士皆亡伍而人材凋於學校若是者皆有責於政教而左使者政教之所出也豈不亦居勢之難者乎而潛溪范公之來爲左使於河南也屬屢飢之餘歲流離餓餒人不相保多救死之心榮辱不知而禮節之所難御居勢之難而兼遭其時公仁心爲質誠發於中若疾傷之在胸腹肢體惟須臾之不

能安朝論夕省矻矻不倦求民之所好惡思其取舍之方不越堂階而四遐之陬山居谷聚怨咨願欲之情畢得出慮布條授意群吏使推明而行之孰就餒而待哺孰思還而無宅孰有田而不耕孰嬰疾而未藥招徠休煦賑發補助開示科指本於篤生之心躬行素約以導人之所嚮則壤之賦非可罷減嘗使征督後於緩輯度其輕重用一緩二民旣懷和寧其幹止樂生之氣還於區內論士之秀者於鄉以三物賓而禮之以貢於上居勢如彼遭時若此爲之未久而政敎之大者皆已具舉盍公之爲長於是州亦可以

稱於國曰君而不慙於其號矣而當入天子之國述其所職以修常典公宜以其爲河南者告于天子曰自臣之至河南也民有枵腹子立而困於子役者今也病者起而飢者食膚革克盈復完爲人也有棄屋廬井竈而他徙舍耒耜而竊者而今也荷擔而還築投戈鋌而緣南畝者不絕於里閭也有官師啼飢子弟改所業以徇一飽而奪其志者而今也挾册而誦鼓篋而來游父兄長老知以爲榮也臣不佞不敢爲謾其隱賢而自蔽又非臣所以來朝之實也天子方隆虞帝之德闢四門以詢四方之治忽其察聽於中

州爲詳必信公所自言之不謬於其功也且有以命公矣昔漢龔遂自渤海召入其客敎以無自言功歸美於上遂以此蒙賞而世亦以客爲好謀此特後世佞媚之術非先王君臣相與以誠之道也虞廷之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其所言也乃其功也惟其功言之不相謬耳公之往也其毋以自言功爲嫌哉

夏鍾曰氣味風調宛肖西京先生本領深厚爲文不窺西京之形而獨肖其神所以爲眞西京也

別程侯習齋公還西安序

古者公卿大夫與士相求之急上焉者不知有其勢下焉者不知有人之勢惟其相遇而已求之旣遇而

相與以樂崇高不見於上卑賤不見於下所樂者道而上下之形不得存焉內以明其心外以治其身勉焉孳孳而不能自已相與以有成而要以足其在我者豈以相爲賜哉世與道交喪上亢下諂士之躁中而巧於詞者迺始爲矜誕高詡之說以謂上之人才力氣勢足以振士之窮阨下之人言語文章足以顯公卿大夫之名聞持以相易如售物於市而其權常使卑賤者勝將使公卿大夫不可一日而不求士也其亦誇矣然而言語文章士之能此者常間値而偶獲才力氣勢之在於上者足以濟其所好之施充其

所及之餘而無所不得而上之人未始一求焉則亦公卿大夫之過矣一有求之者士亦且修然張大推說以爲瑰偉絕特希濶不可見之盛事嗟夫果其求之出於上而干之不出於下覩古者以道相樂之風益已遠矣而士猶修然頌之况其干之而未嘗求之耶其將益亢且調而斯道之行於上下之交以相勉明者終不見於世與是可慨也西安程習齋公爲臬州公魁磊奇傑受材特異事至迎見觸解人有累歲月淹旬時覃慮殫力而不能辨者公頃刻爲之曾不措意而人卒不能易也所長過人如此士雖有賢者

宜無以佐下風裨末議而其爲郡治功興起民以詠思吟誦歌舞溢流翔行亦何所待於能爲言語文章也方且擇士之才者教之以學公亦因以有取焉當其講於理之微眇而發揮乎神情性術之乎[illegible]訴暢彼已混合靡形骸之爲蔽而何有於勢之在已故使士亦忘其身之卑而得盡其意以悉其所聞於往反滋益之間蓋公所以起之也予鄙無能竊獨有志於古人之道見公與士相得如此古誼之復將必由茲而彼市道之薄宜爲慚沮悔縮而何足以道說於其前不自知其鄙而欲與共進於斯道上焉有可

事之大夫下焉有可友之士周旋於其間雖欲藏光匿聲伏其身而不見而有所不能公亦舍已之所有餘而過有以禮之乎誠愧其不可而固有不得辭也蓋古之公卿大夫之相與雖以各足其在我者要爲公卿大夫之能得士而非士之能致公卿大夫也士之於公烏得而忘哉公處顯踐亨功名方盛獨念毋不置累疏求歸天子爲覽而澗焉不得已而許之士皆悵然若有失而不可留也愼中於是爲本其意而見於文以爲別

夏錘日此爲諸生送太守之文只將太守與士相得一段意思說來便自入情非泛作者

送張節推纓泉先生序

騏驥之力勝重任引巨輻行千里於一日之頃若滅沒以之服鹽車之軛則不踰駑跰之駕函牛之鼎實以千鈞和薑桂者數石而始適其烹熟之能以用之饔飧曾不如數錢之鐺豪傑魁磊之士宜於大施而不可以小用其踰如此夫其不能於小而可以大者蓋以名爲奇豈能無以不兼於小爲憾可以大矣而求不失乎小則豈不爲兼而無憾者哉且士之用於世豈能遽取其大者而爲之以稱其才之所宜而無以其小者屈折齟齬而試之耶而曰吾能爲其大者

是小者區區吾不能則大者亦奚由至矣如是其爲
有憾又豈止於不兼之病哉吾見其以大自累而卒
不得施於世也蓋士之用於今之世尤不可以遽得
乎其大其始而有事於政常使之服習乎勞苦細瑣
之間而循守乎法格體勢之內夫謹循守勤服習以
能無失是區區者可謂小矣故士之好爲大者往往
失焉而猥齪樸遬之材常見謂無敗而多以得志吾
嘗以是有憾於當世之士蓋晚而得張纓泉君語君
之才於今信所爲豪傑魁磊者也其始仕爲興化府
推官觀君所以治其職其精於鞫讞慎於稽比不敢

忽乎輕重之倫若手權而游移乎一衡之上不爽錙銖以謬低昂也嚴取與於爾我之交窒邪竇塞私罅以自約飭雖有吹毛之智而不得舉其疵服習之勤循守之謹又莫能有踰於君者而君實非小才之用也兼而無慽非在乎君其將孰在今方去輿化而以其績入告于朝益將得其大者而爲之矣其爲洪鼎而實禁臠薦禋享克大烹升聞馨香而流溢膏飫必張君也其爲騏驥而行康逵駑馬萬輩仰視喘汗而不得前亦必張君也

夏鍾曰世人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可以大而亦不失乎小乃爲通才文調高而氣完

送尊師易愧虛之任夏津序

古之為師弟子者其為學易明而為名易成也其固有不苟然者乎其業門也專其守論也篤轉相誦述不敢改其師說及乎臨位從政惟師之知崇臨位而不可受曰吾師之未達也吾何庸先焉從政而不敢蹙曰吾師之所教也吾何宜變焉是故其師之傳益以焯烈推衍而著於人因以貴其身此其學之明而名之成也豈不易哉漢施讐之於易也可謂深矣不有張禹魯伯之徒為之推明位必不至於博士業必不得立於學官丁恭治春秋雖寖已進用然得承官

樊儵以爲弟子○而其位始尊○至於鍾輿之受爵○曰吾
師丁恭也○而恭卒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之間○名不聞
於州里○身不齒於庠序○何湯一言○卒爲天子師○是三
儒者○窮經懷道○卓爲世表○皆以其徒顯○身榮當朝○名
列載籍○可謂盛矣○蓋昔者○孔子之欲仕也○旣以子夏
先之○又以冉有申之○聖人之盛也○其急於得位也○則
有所用於其徒○況其下者乎○然則漢之諸儒所以事
師○亦不謬於仲尼之教哉○嗚呼○如吾師易愧虛先生
者○豈有讓於古之爲師者乎○先生學必本諸躬行○教
必考之前經○孔孟之誦○不絶於口○宓姬之文○日惟於

心晝坐宵興不知日之出入星之般正也微之乎圖書之粤著之乎筮占之法顯之乎物宜之法深之乎性命之情老儒皓首而未通後生拱手而不議莫不尋繹敷暢辭瑩義精虛而來者實而歸菴虛齋蔡氏之易盡在是矣以先生所就當漢之盛高可以取師傳侯相次亦不失補郎吏立博士今乃沉晦棲遲所遭如此嗟乎先生之學既以不愧於長卿子然矣而其徒迺無有能爲禹伯宮僑之事者則是門人之罪也其頑鈍鄙樸學不足以取容於世心有餘而力不逮徒知守其章句不背師門覩先生之在下位祿祿

無以自效於先生之行○愧發於面○莫知所言○復忍耻而述此者○將以貽於同門之士○庶有聞予言而奮者○他日或侍經帝前○從容爲上言○曰臣師誰也○先生必得大行其所學○亦○如○桓○春○卿○之○歎○曰○何○仲○弓○之○力○也○小子亦可以釋愧也夫○小子亦可以釋愧也夫○

夏鍾曰漢人尊經重師弟子率荐師以明受業之自今人但聞荐友未聞荐師噫何視師不若友也

送中丞黃石岡公還朝序

昔周道衰而宣王中起○雄南征北伐之威○其興衰撥亂之蹟○見於詩之所詠者○於北則有六月○於南則有釆芑○江漢之詩曰○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

心載寧夫一隅之地憑居之族深谷長流之所限其服其叛何足以動王國而勤王心之勞而詩之言如此尹吉甫固以江漢之平爲宣王之美張大而歸之仲尼删詩使與常武相次列於宣王之雅之末以明中興之功至是而成也豈非江漢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雜介錯於京周之阮而近不一於夏而非純於□未能以爲內而不可以爲外先王固欲梁圉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若玁狁之匪茹勿用窮追氐羌之荒忽惟其來享而已也而召公之所以經營江漢之滸者不以其叛而

疾之不以其鄙而忽之井其田畝正其疆畔以定其生業而平其貢賦使之弭去爭心而取正於中國豈其狃於戰伐之謀恃夫暴猛之用而以兵革取威哉故其告成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言虎之能不以武力服人而宣王仁義之化陳於江漢則四方無有不和者矣今天子方隆周宣之德建中興之業順乎內而威乎外當宁懷思睠焉於四方之未寧而尤有意江漢之間蓋樊鄧房隨襄沔相錯之墟其民尤爲難畜而易動嘗煩朝廷之議而開設方略遣大臣以臨制之開府於郢而以撫治爲名者將百年於此

矣然其化未洽而民未和而中丞黃石岡公實受簡命來制茲土是宣王所以屬穆公之意也公出嚴於寬用武以文馴之以德義漸之以禮教雖不廢於征誅之律刑殺之科而其意常不在於此故其易動之氣銷靡而帖柔難畜之心歛置而悅安布宣天子明明之德徧於南土以爲四方之極持之以匪安匪舒之心而行之以不疚不棘之政告成于上而寧嘗宁未寧之心天子以爲其化既洽其民既和則不宜久勞於外而遠於左右公自是去南土而還矣南土樂公經營之政憮然於其將去又知公之居中制柄所

以施於用而行其志者宜益廣大昌明而南人之永永有被也相與釋其憮然而願之亦欲如召公之於王同其萬年之休而垂不已之令聞也使有欲考今中興之盛者必在於斯矣江漢之詩多美召公之續宣王之美於是乎在臣之能有成功於君明也夫受君之命克終其事以有功又以其功載君之美於無窮而有考於後是人臣之大義也故某屬同僚陸君輩之請欲以有贈公之歸不以寵厚崇巍爲祝獨以是爲公願焉

夏鍾日議論壯瀾音調嶒崚固是燕許手筆

送大中丞汪洲潭先生致政序

士君子通塞之分當何所節量以爲齊也齊於才與德而已位也者所設以待代天之工之人也語德之數有三六之多寡稱才之月俊傑別焉大賢期於尊位小賢期於卑官此其齊也仕於有虞之世者使稷契皐夔之德而不至於相猶謂之塞而殳斨之儔巳不失爲通在於孔庭仲尼以爲司寇攝相爲塞而冉季游夏以得邑爲通通塞之齊辨於是矣葢世當隆平則士君子之通塞適其齊故宣嚴濟濟之僚熙其所以浚明亮采之績於家邦而庭無具位野無伏賢

治衰世降大小之論不明尊卑之授失敘而通塞僨其常分於是時命之權敵於才德反偏勝焉而邪正之用舍善惡之消長又不在是也是可慨已才德之節量則各有齊矣以才視德其尊卑之大齊矣蓋賢與能之辨也予所知今士君子之以賢能著於世而得顯仕者良不少矣皆謂莫如汪洲潭公之賢由其德勝也持養其器度以膺劇簡暇遽之物感若淵靜水止不可得測挹而澄撓也臨辭受取予之域眕畔明而防範嚴不以錙銖苟焉自爽而溷其介也喜慍無所動於中而聲色不少見於外玉質瑩然絕去瑕

累而琱琢磨礲之功至矣其所閱歷之跡為曹郎為郡守為藩臬監司之長貳所至可紀去而有述才用章徹而不以能見名勝以德也然公以光祿卿拜中丞開府章貢兩水之間綏馭江廣閩楚四遐之履威望方暢事功日起而報罷之命下矣中丞非卑官也吾獨謂之未究於通以公之所宜得者為之齊也公年未五十潛心精慮好學不怠本原有保任之微聞見具雜撰之博操修為艱而講習至順歸居里第孜孜朝夕必以未致於學為窮而未暇恤位之通塞也夫君子志於修巳則雖不得位而退向道之勤惟恐

窮於學而患日之不足其所自為然也有用人之責者使君子窮於所宜得之位而以得盡力於學為通豈不賢譴於當世哉公歸矣其為稍休暫逸而卒將大用之耶其為投間置散而使之終老於家也自有任其責者公何與焉

夏鍾曰稷契不相謂塞殳斨不失為通仲尼攝相為塞游夏得邑為通竝論得未曾有

贈雍里顧先生視學河南序

古者天子諸侯自國以至州里莫不有學自司徒以至比黨之正族鄙之長莫不為師博置而嚴選事尊而任恒其立之為師而以道得民者皆其父兄長老

所與同溝遂川涂之人也耳目便於相接之親志意發於時親之素其術則別之以詩書禮樂其志其行則一之以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恤習於口而攻於躬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淫詖之言奇衺之行無由出於其間凡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具必在於學士之由學而出者皆可以爲天下國家非必上智大賢苟不至於下愚不肖於道皆可能而知也雖設爲不率之刑有嘉石之坐以起愧遠方之屏以見辱然蹈之者鮮矣由今之道則里鄰之長以至都邑之吏有得民之任者其職不主於教而詩書之業獨領在學

官昇之甚易遇之甚卑天子所遣視學之臣持憲而臨督之者分道而處屬城滿百則古者公侯伯子列爵而守之國者數十也學者之多則司徒國子秀選之士不逮其什一也色貌不詳於目聲音不接於耳其所爲教不得不倚於期命章條而去古已遠無復有先生之教法禮制自拜揖坐典絃歌誦舞盡出於簡陋之習歲試月校不越乎方尺之簡十百千言之篇道德典常之大修身以爲天下國家者棄而不治邪說詖行淫於耳而詭於目無畏於見距而方盛於有述其爲苟且繆悠如此而望士之志道豈不難哉

悼世君子往往議於更制定法終不可更所謂教與學者又未嘗制之不可復而教與學之未嘗廢則相循於無窮嗚呼先生之道行於教法出於人心非能作其所本無探其所弗順亦其所由生而致咎於不可必復抱空志而怠實功是使豪傑之士無由興於文王不作之世也今之君子有化民之志者可以反其本矣吾友雍里顧君中介而外溫行峻而氣和志於拔俗追古見可而後言擇地而措足與之居久不渝乎其始而外無有飾於其

內予雖欲求其間以致忠告效他石之攻卒莫能得其疵也奮乎百世之下而興於文王之教若顧君非所謂豪傑之士歟其往視於河南也汝劉鄢謝則文王所化汝墳江漢之城也河朔黎水瀍澗之間則周公所營以定殷之遺孽庶頑也方當盛時德之所刑足以變淫女頑夫故閭巷之游女有不可求之思遠播之衆式化於訓以有可彰之善及其衰也則敎於鄉而羣庠序目爲秀選之士者反不能有成豈其性然耶嶽神河靈厥產維良必有豪傑之士克成顧君之美而興者顧君既以所履之素暴於人之覩聞起

言前之信乃始爲之闡明正學開其不虞之知使各
得其本蓋有者未嘗可以順者不假於彊則先生之
道其行且明也必由中土始予於顧君之行卜之矣
夫衆見斯道之典而致願於吾黨者是予之心也其
身之不能而以口勗人是予之罪也夫

夏鍾曰先生集中有類司馬文
正張文潛諸公者此篇是也

方伯楊方城先生考績序

古之君子出而有爲於世者雖其負兼人之材擅出
世之寵必宜之以天下之功然後可以大行於時不
疑於衆其作而任大臣之事也論有發天下之至難

而辯博健敏之士不能傲之以所不知事有變天下之至安而耇老遲重之臣不能侮之以其未試非材寵之盛煇赫耳日功之所積誠白於羣志而當其心也功之所積非一日一職之爲也盤桓之久踐更之多勞有不可勝而精有所不能習而挾材者忽於俗務有不屑之心居寵者憚於苛文有不安之志故功不得成而衆無所見葢亦有作而任大臣之事者矣議出於廷而訟聚於表著之位政加乎民而毀盈於道路之言豈非傲之以其不更之知侮之以其未嘗之爲乎今山東方伯楊君子所謂負材擅寵而宜之

以天下之功者共人哉始君釋布衣離
筆於天子之前天人之學儒墨之辯王伯
旁擊治若江河今皇帝親爲覽嘉賜第第一
屈四方之士舊學失色同進闕口屈伏斂避以
天下莫不聞其名優游親近侍金門而上玉堂材寵
之盛無與爲伍及乎懷印去國周游諸路投煩畀冗
無有不屑不安之意介於其中出不窮之道以應物
教典於陳宋鄭衛之墟而政達於三晉之境其最鉅
且久者則在山東以地計其廣狹則吏之專城而處
在所裁督而臨長者以數十百以人計其多寡則戶

之食土而育在所收拊而蕃養者以數千萬莫不稟政受事畏義涵仁於陰開陽闔之下而委曲纖悉幽詰細綜極其勞有細人之所不勝而居之以不倦致其精有小史之所難習而察之以無遺宜人之功較然暴著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日矣異時聞有發論行政於朝人莫不得其心而無間於口者非楊君也耶昔董仲舒賈誼有其材矣然不獲其寵公孫季有寵且有材而不有其功故南越設難策屈於買臣弓弩創禁議駮於吾丘鹽鐵興事言黜於桑孔所謂智受不更之傲而爲蒙未試之侮者也宣帝之於望之

方其談經獻議之日已識爲東海蕭生以其問學議論持重有餘屬以爲相然且馮翊之行再於平原所以嘗於事而見功也明主所以用人既徵之又章之其道如此而交楊君者乃以居外之久爲不遇於世豈非惑歟望之在平原自疏求入其爲馮翊也意不自得復以疾引至勤非有所聞之論而後達是臣主猶未相得也楊君受上之知以其身爲天子使無左右而不宜不爲幾微自失之意作於中而見於外臣主之間兩喻不惑何其盛也君其竢哉上方圖君之功矣

夏鍾曰議論布置寬然有餘
地先生集中大展才技之文

贈憲使陳中川先生之任汴藩序

余讀虞書至於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而益想慕其肅讓和穆之美竊見古人仕不忘學而師法於在官也夫六德之多固三德者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者之所無彼以其多寡有無相師而日益焉則古之君子益未有不全於德者矣然猶於服釆在僚之日得之其職事之交勉踐行之相觀精神之感而心術之示急乎治已而幸於近人樂得於所事而憂其所不至莫不忘其身之所有審乎位之可居和

穆播而爭戾不生肅讓之典而妒娟之去亦其固然也今之士者多儀容節趨走揖拜之度之所驅束苛文峻體簿牒程課之責之所侵加其繁難習而其變難遵也則夫職事之所勸率踐行之所切摩固已淺矣而利害得喪愛憎毀譽足以陷溺易誘之心攻奪未定之見者又不勝其至前傾危之俗成嫉妬之機長所謂精神心術之相感示者不復可見故入官之途爲喪已之階名位逾極而形軀志慮棄壞方盡嗟乎今之所以進人而用之於邦家以責其亮釆浚明之効者固非夙有日宣祗敬之實者也所以損之使

不得成又若此宜乎成材之難而有志之士深病而欲迓之也余少未有聞而早從宦方圖進其所學又恐恐然有今之憂其來赴齊臬也幸而得從諸君之後諸君皆今之賢者而陳君獨爲之長其賢尤爲諸君之所事陳君之德余不能列而稱之其積之也厚其發之也時和平中正視虞書所陳之目其不備者亦鮮矣余朝夕事之抑其所積察其所發求所謂和平中正者擾其偏駁拂戾之氣矯其背馳沮迮之行德之多寡雖不敢庶幾亦將自是寡過以免於戾蓋不越夫儀節文體之閒而所以勸率切摩者不爲無

助至於精神心術不暴而可喻無間而易知足使傾危嫉妒之夫聞之而愧雖以余之愚君亦辱有取焉顧相從之日淺遽去而不可留也不能不致恨於奪余所師而介然于懷諸君之事陳君皆爲已久其情益篤其趣亦不異於余也於陳君之行咸謀所以贈之以泄其不忘之思余於諸君齒最後宜任執筆之勞也故述其趣之所存以明諸君之意其所眷眷不能釋然於茲別者非覞繫之私因以告夫豫州諸君子使知所事且勉夫有志之士欲求學於仕者知今之爲僚者猶有可相師以有成如余之所遭無所用

於病而逊之也

夏鍾曰古人所重者德故仕不忘學百僚互相師法三德六德日宣日嚴以至于盛後人所重者位與利故仕不知學相矜以位相攘以利而所重爲德者無毫髮之有矣然則仕焉可不學哉

贈別王在菴先生拜官去齊序

學之不明而道之不行也非夫蔽焉而不講置焉而不爲者之爲患而講之而不篤爲之而不力者之爲患嗚呼彼於聖人之道旣曰講之爲之矣夫亦不篤而不力焉耳而卒之以患道者何哉負之以熿之名而莫掩夫不繼之實則叛者之所從生誘人以其異趨之景而自見乎不能至之形則怠者之所以益固

士之矜車薪之火之功而富於荑稗之用者反足以自安而不遷率天下之人樂他技之攻甘背大道者非由此也夫今之爲士者少而誦聖人之言資之以文其身而得志於時効當世之務從有司之政復治聖人之言不舍焉葢鮮矣而講之爲之者又以不篤不力爲道患聖人之學其終不明於今乎非卓然有志確信不惑者何望焉吾友王君在叔生於絕學之後流俗之中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已責行足以信其言故講之也篤誠足以致其勇故爲之也力章章乎有可繼之實必至莫禦之勢不爲崇峻乖異立已之

名而示人以景是非卓然有志確信不惑者歟破叛
者之口作怠者之心相與舍他岐而遵大道豈不在
吾在叔予以是知正學之可與而賀吾黨之將盛也
聖人之學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世之不易非惡而
逃之也在我者有不可變焉耳名之不成非辭而避
之也在人者無得而稱焉耳七十子之徒若由賜求
赤游夏諸賢各以果藝敏達禮樂文學戎名斐然日
章而仲尼獨許如愚之回曰未見其止如以其可稱
也則是諸子之進而顏子之退也嗚呼孰知夫諸子
之所謂進乃顏子之所謂退也哉耳不可塞目不可

折口不可閉手足不可格接而縶維也四者之非禮而皆日勿之視聽言動焉天下之物固有不能干吾之聰明而亂吾之聲氣者矣道之可以跡述而言効者乃形氣之末而非精微之用也而欲一二守焉恃以無變於世鮮不爲所扳矣道之在天下非一二人而有之也在叔其烏得獨講而獨爲之乎然則予亦安能妄言之而諸君亦安肯妄聽之乎故書以贈王君因以自勉且質同官諸君以爲何如也

夏鍾日當時講學者多皆不務實得于已而獨于言語名色中求之夫言語名色之不可以求道猶科條文具之不可以語治也先生之贈別王先生也意在斯乎

贈郡伯金鑑濱公入覲序

人臣之功嫌於自列故有曲詞以隱賢貶已以晦美其義所以居謙處㬎而爲長者盛德之事也義有不出於此者敷陳所以明職論述所以闡猷則質言直已而不得謂之伐此古誼也唐虞之書所載君臣問對之詞葢可觀矣命之以位則遜勉之以職與事則或詳敘其勞勤或丕揚其風休而未嘗有自列之嫌故禹敘治水之勤而夔揚作樂之休使悉其勤者知其爲之之難歆其休者繹其致之之自所以存誠儆示奮作安焉而不怠享之而不怠雖謂之質言直已

以明所職其於熙亮天公翊襄至治之道廣遠而精微矣彼所謂大臣也交修默化於一堂之上獨斡陶鈞坐論道本其功不在於職與事而義猶出於此况於處下僚守遠地獨以職事自靖爲獻者哉國家裂土爲郡縣置之守宰而寄以元元之政責成託重視他所置吏其意獨隆故守宰之職與他所司不侔制爲朝覲之禮以親之使三歲而一來同將以考其在職之任與不任以爲幽明之實而加黜陟焉嘉靖三十二年適當其期而惠州郡侯金鑑濱公當行郡守之職兼有禮樂刑獄水土稼穡虞衡之政侯之學既

素明○而才又能兼惠州之政○無不備舉○實能推明天
子安民之惠○致於海隅○其功之協於職○厥有可言者
矣○今入覲之制○考論職守○以揆敘幽明之意○雖近於
古○其覲諸侯會羣后之體○則實不類○其以職來同者○
皆聚於考功○執簿書課○鶩集而旅謁○雁序而前行○功
過決於溟默不可測之中○對揚敷述之美○藐乎未之
有聞○今天子蒞阼之久○化成而不倦○方且闢門四達○
覽察遐遠○竭索天下之情○以作臣庶之勳肅○來同之
僚○不患無難乘之會○而惟患無可述之績○金侯茲行○
親逢盛會○在郡之功又厥甚偉○固宜以職自獻○使明

目達聰之所聽聞窮盡海隅幽隱而不蔽於近則存兢兢之念而起勉勉之思道久化成益綱紀而靡怠荒未必不在乎此其義主於獨明所職遵遠地小臣自獻之誠而其道與古之大臣熙亮翊贊者合然後退受考功之牒還赴治所以終安民之惠豈不偉哉聘美隱賢託於善謙能巽欲以庶幾長者之風非吾所期於金侯也海豐尹王君一貫族子也以職事事侯奉令承教得以寡過嘗謂於侯有臨長之分而又有師保之益數千里寓書委予序贈予既久在下風竊有所慕重為族子私德故為此文寓王君使持以

為侯贈

夏鍾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古人亦自言其功也

漢龔少卿入覲王生教以不自言功其去古遠矣

送朱肅菴明府大人入覲序

古今之變而禮為之不同亦各從其宜與先生將覲天下之建國而賓之以朝覲會同之禮使謹其時效其物以修上下之交而五服之地三等之爵各以其職如王所而玉帛車馬良器好賄選國之所有以貳繅藉備庭實非獨致其嘉美腆重於上人而已退而與王朝之公卿大夫士以享覿之禮相接則束錦總乘介儐之所振有司之所左右牽以告其私而充其

發氣盈容之所爲雖不至於傷德沒禮其於貨幣固已盛矣援此義以施之今其可行乎哉國家之職業事守勵天下之有司照臨之以德而昭示百官以輕財之指尤嚴於先王之所以賓其臣者每三歲藩臬郡邑小大之吏以職入覲一出於綜核功敘辨論官材以明爲民置吏之意而土物之獻不于其間其義固已少異於古之所以親諸侯者則享覿之私自非其時之所宜之禮而豈有司之所得行哉仕者往往有溺於俗而不知自審顧欲行其所不得行者上之人常患其然至重爲法以禁禦之蓋古者以百里千

里之國而所以待朝聘之齋用皆有所具可以藉於天子而以私爲覲故貌足以稱其物而不爲怍而能愉乎於其色踧乎於其容而爲君子之交際而其禮又上之所設以待其有事也故可得而行也今之有司所以具其物者當何取哉則有蔽毀所職之守以具此物而已其陳之而色慙奉將之而容沮屈豈其少也又上之所禦也而仕者欲行之何哉是歲吾邑大夫朱肅菴君當入覲不持一物以行而獨以職業事守之可告於上者撰次其實以待考論君清修謹重潔已以立本而忠信明决施於求民之惡欲爲之

違去聚而與之無不用其情吾知其功敘熙亮官才備修足以自克而無怍若圭璋之可以告明信也君猶以不能行今之所行者爲歉曰非敢有惑志於斯然不知者其毋以吾爲好異而尚簡也予因爲述古之誼與今之制序爲以送之以決君之志曉夫溺於俗者使知朱君之所守亦猶行古之道非誠有意於求異而務爲簡者也於是朱君遂垂橐而行

夏鍾曰上交下交古有其實亦有其名今有其實而無其名然則古人朴今人巧古今相越豈不遠哉

送史大梅君應召序

今之仕者所謂政事之勤勤可知已俛首朱墨之間

日出坐堂上左律右牒羣吏環擁雁行以進旰不得食勞不得休日决獄幾何歲徵賦幾何牘有可書之功庭有可紀之蹟顧其塵容俗狀拘迫齷齪而中乾外强翰墨之游適不知為何物雖時去其四境而宿棼餘垢猶縈帶於輿馬之下峰巒之奇秀泉石之怪幽過焉而漠無所覩吁益俗矣聞有一二好事之士矯其為彼而以吟詠之藻繢為工登覽之意况自足然情高韻遠而疎於臨聽非惟不能免於苛譏峻督而滯獄逋賦亦何以自酬其職也所謂不俗者其失若此而彼又不免於俗豈不難哉以吾所聞松溪尹

史大梅君葢能異乎今之仕者矣君以奇才起東南藻妙擢發出於靈誘而維揚故東南一名都會也古文興書家而有之君皆得繙閱其間六經之元本莊老之玄虛屈宋之悲悼史漢之雄深宋齊梁陳之艷靡泛涉而該獵之東南一時綴文之士鼓行竹素之場倡和推挽必有君在焉未登第而文名已盛行於中朝竟投松溪人莫不謂非君所處且恐君之未有以宜之也君在松溪百廢具舉廩有餘粟圄無淹人以功最獨冠於諸縣而時出其芳標逸致於山水佳勝之頃一觴一詠絕去俗吏之態其才之兼美如此

頌者璽書下徵益以風憲需之者也夫文章之士如漢嚴助枚皐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登金門直玉堂優游親近陪後車之乘出入芬華可謂榮遇然羣臣面折廷諍只稱汲黯漢武亦憚之與諸狎昵晏游者不同君之才覩嚴枚輩不知何如然不得預於文詞親近之列今以諫爲職其得爲汲黯時也君尚以拾遺補過爲忠務爲朝廷之所憚而無羨於嚴枚輩之寵也哉

夏鍾日掩抑有奇態竟是腐史筆意

寄贈徐潤濱先生序

甌寧尹潤濱徐君奉其親以如官邸出則治民入則事親學道之效達於四境而誠身之實著於一宮之內其著於內者所以速其民之信而達於四境者有以得其親之懽君子之仕而有以自樂莫徐君若也君顧以為大尊於政不得專一親之左右以竭其養戚戚然若有所負而不得釋其欲致是官以去也汲汲焉若有所負而未獲士之出君門下者疑乎君之用心而莫知所以為君解也予為之言曰學者誦法往昔舍孔子何適矣孔子教門人必就其不足與其所長為之進退不為空言門人之問亦必不舍己所

得用力而泛爲問辨徒滋辭說也方游夏二子以孝爲問孔子皆有以告之後之讀者能言其意蓋欲救其失而示以要也二子之有親在而後爲是問也可以推見然子夏去西河爲莒父越韓鄭曹濮不遠千里之路以從政武城在魯由吳而往盖逾江濟河浹旬閱月而後得至而子游安爲之宰意其不得御親以從也未聞孔子非之使子華於齊非不知其有母也而不憚於使之携顏淵以遊於陳蔡而見止於匡亦知其父之在也朝夕於親之側以力養爲孝孔門之所稱也孔子所以教人皆其所自行蓋亦有母在

矣而車轍周流幾環於中國門人最以孝名莫如閔
損曾參參也以薄仕而親及祿爲幸其志亦可悲矣
惟閔損拒李氏之使不及於仕必其擇於大夫之家
自有義焉而非爲不忍離親以行也然與顏氏子從
其師車轍與於陳蔡之厄豈其得常於親之左右耶
舉此數者而孔門之法在焉游夏諸子之仕與顏閔
之不仕也均未聞以朝夕於親之側爲孝也徐君之
志知法孔子而卓然必爲聖賢之學無疑矣其仕其
不仕自有學焉其學之至不至而孝隆污存其間矣
顧君所以自力者如何而謂以政奪養汲汲爲欲釋

而不得至於戚戚而不能自解則可謂惑也已吾故為是言寓君之門下士許大正輩以復於君以解君之惑志則仕與不仕君自有以擇而處之爾

夏鍾日將孔門弟子眼前事罕譬一番可謂淡言微中

送明府朱仲石先生赴召序

可以施於其民而後可以行於其君此議道之方而君子之常守也將有以動之而示之以無可惑將有以禁之而率之以無可閒此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上焉以行於其君其亦可矣不可明也姑狥其習而誘之而使向方不可強也勉因其情而導之而使從事

此亦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以是而行於其君其亦可乎吾不知其可也行可以施於民而不可以行於其君此制川之宜而君子之所當辯也今之仕者其得施於民而最便者莫如縣令其得行於君而最著者莫如言官始仕爲縣令而善於其官者召而試之而以爲言官蓋信其施於民者之可而將責以行於其君也是歲召推官知縣於天下郡邑得四十人閩中獨得吾宋侯一人焉噫可謂精矣侯之爲縣能不以法勢逼制其民欲以心諭意竆使其訢然自勸其惡色疾聲不以出已故尤樂與民傾盡不爲匿械畜機

以深備而巧摘凡有所為諄諄曉語不厭煩複惟恐其心腹之不暴於民而民之不共見之也其苦於自奉憚以利見汙常謹於絲粟一介之末一服食之細不以苟費一力役之微不以輕用探之無不可見之端而質之無不可告之跡此所以施於民者也持是以事君吾知其有可行矣蓋聞之君子之欲有為於上下者皆先取必於其身其身之可必而其所以為之者下焉而為治則不敢取必於其民上焉而為諫則不敢不取必於其君何也民有不可使知而君不可謂之不能也然而下焉者易陵而上焉者難犯也

之君子固有方足以咈民之好而快於必遂而守難於矯君之慾而至於為徇誠使易地而施之豈不交適其可哉然彼力遂於咈民而守失於矯君者非其辨之不明而不知其不可也敢於咈民者其動之必有可惑而禁之必有可間以其可間者禁民而民不敢非以其可惑者動民而民不敢倍由其無可守之道而徒有必遂之力也而豈為可以施於民者哉如是而行於其君宜其無必伸之守也然則非有其可者亦烏足以辯其不可信有其可矣則於其不可者果不宜以無辨也不虐於下者斯無無所畏於上不見

矜寡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貴之可懼恂然嫗煦如恐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嬰雷霆震擊之威而抗萬鈞覆壓之勢吾所謂不可者非得斯人亦烏能辨之宋侯是也

夏鍾曰民必從其欲君當責以難事有兩端理惟一致然非此深心巨識不能艮艮劈開節節關合可謂筆力大于身

送程習齋公之任序

武彝越在嶺外衡山當五服之南皆去中州最遠然祝融歸然稱獄列於四海五望之一而幔亭之秀亦甲於宇內祀典所秩圖志所記與夫高流偉人之所

賦詠僊釋幽怪之所棲託可謂盛且奇矣至於嶽麓之有書院雲谷滄洲之有精舍而後二山之靈崇重炳燠視昔異觀天下之士所爲側望馳向冀一寓目其間而未能者有賢哲之思而非特山川之慕矣其得遊焉者亦多慨然興起感悟性靈而磨淬意氣不特以耳目之適自足爲快也以其勝且遠如此士者雖願焉而鮮能自致惟仕於其地者爲適其所願而不患於往從之勞視政不能自致而必欲一至者審問途之謀營聚糧之費辛苦跋涉而後至良亦樂哉然彼勞而後至者息焉游焉可以朝夕玩而歲月修

仕者往往限於官守之奔牽乎文法之役忽來忽往而不可久且常也於是顧有咨嗟喟歎以爲無以愈於側望馳向者之艱而情亦有所不樂矣蓋予嘗與荆川唐君爲武彜之游而程侯習齋方守建州侯以不能相携而往爲不樂也夫學者所爲有願於名山水欲遊且居而若不及者豈爲嶔巖峻壁飛爆廻谿之異於闤闠珍草奇卉駭鳥瓌鱗滮泉寶石接乎耳目與處室出戶之所睹聞者不同耶動靜協性術之室而樂壽應修葥之效反身切已與夫元氣鴻濛之所融結成質時流之所彤見通體效法混同若一而

其發於事業。暢爲文章。俊偉昭明挺特流衍且與山水精靈光華。度高絜深。克對不作。如是則雖不離官守。日治文書。覩程課勤於民物之務。固超乎。其常在山水之間。觀侯之所自立。與其施於有政。既已妙合乎高深。巍然對武夔之靈而無愿德。何必躋屐登嶺。鼓枻乘流。極狎玩縱探之適而後樂哉。以予之陋。雖日從唐君游。而頑心猶故。亦何以自多於侯。且不能分一蹬於山中。遽以糧盡而返。其愧於侯又甚矣。侯轉官湖臬。乃當領璽書。臨制衡桂列郡。而南嶽實在其境內。侯得郡分臬。皆以名山爲所治之望。寧獨蹤

跡偶值亦其修葺所至寘契默召有不苟然者予疾有間尚思一遊衡岳於侯之往益用勃然衡岳千峯無不勝絕而天柱回雁芙蓉石廩岣嶁數峯猶稱雄傑侯倘為我度方丈之地與岣嶁最高頂待予刈茅結屋而老焉予誠陋尚能濯滌舊日宿負積愆補黥息劓以承　道之下風不至如前之為侯愧也哉侯之行方欲述所懷為別而董蓉山君、與吳君沈君、以言見屬、遂因以致予之所願云爾

夏鍾曰山水之樂仕者既限于官守而不能常遊者又苦于費而不能久有志之士所為撫然興懷願刈茅結屋而老于其間也三復斯篇奚啻置身武夷衡岳之巔

尹艮齋公奬與序

凡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而爲之言然後其言信苟欲信其言則得夫可言者豈不急於待乎能言者哉余少不知道而喜爲文辭竊好言之名於世世之有待乎能言之事往往見於余言而吾郡邑之大夫功烈操行卓偉明著可言者宜不少獨少見於余言余之有事于四方也賢大夫之在郡者或不及知其知之或已舍此而去不知而强爲之言則誣已去而追爲之言則矯余之不得有言於諸賢大夫者豈不亦有所可恨哉而心欲爲

之言恐以終不得言爲恨者尤莫如今艮齋尹公夫所謂能言者非徒善其文辭而巳是非好惡信乎古而合乎道不狥時爲取舍也余嘗持此以講當世之人其好古而守道者莫尹公若也古之道勞乎民而不謀於利愼於職而不愛其力故其敝於從事憊筋苦骨啓處之不皇而不敢有怨其約於奉身惡衣菲食妻子無以自贍而不敢自悔若尹公者其豈有愧於此道乎公澹泊自守無境內之交郡閤蕭然閉關固鐍餽問不至其門常饜藜羹糲飯衣不文繡在郡久之移孥還家嘗退食獨處蕭條環堵如僧舍郵亭

一物無有終日不聞人聲早起晏罷急上之令而振民之功雖祁寒甚暑矻矻不廢據案而輟飧對牒而假寐其勤至矣而不思自休葢嘗歎北門北山之賢者貴爲大夫而居處之艱至於室人交讁而不知所濟經營之勞至於盡瘁鞅掌而靡事不爲以公視之葢何如也然彼兩賢者咨嗟怨憤咎乎人而責乎天雖其從事之敏奉身之約而不見其心之所安公誠發於中持之不變未嘗有幾微怠悔之意共去北山北門之大夫遠矣此余所以好公而欲爲之言也而惠安令何君謁余曰公以賢受知於部使者檄公之

賢以寵公於郡有司之間曰此廉勤之吏也夫廉者是余所謂勞乎民而不謀其利者也勤者是余所謂愼於職而不愛其力者也余之取舍知信乎古而已使公之賢不聞於上余方據古而信之其聞於上者又章章如是公之効見於事者久而賢著於聞者彰將去此而踐休顯也余既息乎四方之事知公於在郡而及其未去雖無何君之請猶將勉爲之言况其請之勤哉是以倘而序之苟有未知公者觀於余言則可信矣

夏鍾曰歷落頓挫令人玩賞怡神

贈趙千戸序

異時武人之容冠豭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開口六字令人解頤）雖飲酒呶號視直而不能側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徤而不可制則蹴蹹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悁急而宣其氣早躬俛首醜顏笑而柔聲音飄紳襜袂與人為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戸趙君伯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人之容妙絕）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頻呼武）人其容如彼其所為亦且暴戾恣睢忿忮所至輒批摶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時平久而文法行往往見為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

苦戮辱之於是武人之容爲世大詬不思其爲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蘄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於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矯强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効不亦可患也與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爲亦卒不能大變於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意拊士卒如恐有傷尤廉於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爲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冀上之用乎然竟落落在羣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所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襜袂與人爲俯

仰以銷沮其氣艮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而歛飭者亦無以自興將使武人何所覩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趙君

夏鍾日其容則是其爲則非敗其容而不敗其爲則更非矣無一語不令人絕倒妙絕快絕

送贅畫陳百戶序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彀彼其體習於銜轡抉彌之具而心悅乎罄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於衢巷里門曲𨋏而跼蹐不出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隅越月踰時而不得一逞則偶然而不樂故見平岡峻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圃則思决拾

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毅之士矜鬬樂戰按劍而語喜難而幸危聽鼓鼙而意奮換介冑而色厲居閒無事常有夾封疆之心今將使之酣豢於甕盎盆缶之間擁妻抱子以老而溘然盡一息於床簀之上宜其有所不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校而泉州又內地君雖矜鬬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乞隸兩廣軍門為贊畫官軍門所轄五管蠻峒牙踞蠻徭雜種之所蕃育人質而獸知挺挺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兵君之好勇而得隸於此此亦騎

者之平岡峻岅射者之廣場易圃也有鬧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之讙氣盈於介胄之虞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爲此乞固以足求討反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今司馬中丞張漢峰公實爲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鎭經文緯武以仁義行師旣以擇其大憝巨酋之不可化服者蒐薙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薙容尊俎而偃戈休甲訖威聲於四遐君誠矜鬬樂戰而寇發益稀兵不輒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懨其矜樂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

教誠達期約安有所事常節其黷而養其銳不以窮武力為功用能軍無蹂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乃有不樂哉夫所為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得則為之不樂毋乃過於壯而苟蹈一夫之勇歟予既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不死之無所也為序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崑鍾曰始壯其志之求死既壯其往之得地末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可以無死先生婆心熱腸筆筆鈎出

王遵巖集卷之四

晉江王愼中道思著　後學張汝瑚夏鍾選

序

送朱鎮山先生

（喝句立一篇之意）

樂之係於性者果何物哉中天下以立四海之上庶民由之以定猶以爲於性不存所謂天下之英才者求之生民千萬之中宜可以一二數誠使其勢得盡合而與之處猶且寥兮希乎其未足以群也而不以易廣土衆民之欲何哉道之融合彼已不以形骸牿其同體之眞由君子所以定庶民育英才者觀之亦

何有不同至其通於君子之志黽勉至教循焉而能明其端悟焉而有益於得斯英才之所以爲可樂而彼得君子以定者徒使之由焉而已如是則雖其心之樂猶爲形乎其所欲而不足以係乎性也今夫得四海之民而定之豈無英才出於其間而教育之樂亦奚必窮居隱約獨與其徒處者而後有之也樂也者寓乎所性所欲之際而每難於兼得故誦詩讀書修於畎畝之中出而阿衡有商盡覺天生之民俾之有知當其時由以定焉者之衆宜不勝乎賢智之在於教育之下者之多前乎此爲契後乎此爲周公皆

霍運幹。不可究極其存神醇固操慮兢業。凝精於獨而合志於冥。孜孜然常若畝畝讀誦之專。故日以覺知乎當世之民。而皆所以自明君子之於學。蓋沒身而不足。非謂修於畝畝。而行於君民。如後世所稱學而後入官之云也。先生欲引乎古人之所以自任者。則宜終身於學。而日見其不足。非謂昔日所職者學。則與諸生相勉。今日以政爲職。又當勞乎民物之務首尾衡決。前後佩離。役其身以徇所居之位。而忽乎吾之所以自明。則豈其素所聞者耶。某窮居無用。獨賴二三子之可與有明者。相講於斯。悠然有以自樂

於寂寞之鄉。尤願先生之樂。達於所欲。以充乎所性之全。而大見斯道之行也。先生發闓、將入蜀、妄述其所講者、以爲先生別、

夏鍾曰黃山谷謂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氣象余讀先生此文忽作是想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衆人之望與賢者之疑孰得哉。其位未至。可以有賢者之疑。而不可以無衆人之望。其位已至。可以無衆人之望。而不可以有賢者之疑。方其備庶僚。充外臣。有不可易之職。與不可踰之法。一毫之不取。一介之不受。而人服其爲潔矣。一發言之不輕。一舉事之不

霍運幹。不可究極。其存神醇固。操慮兢業。凝精於獨而合志於冥。孜孜然常若畎畝讀誦之專。故日以覺知乎當世之民。而皆所以自明。君子之於學。蓋沒身而不足。非謂修於畎畝。而行於君民。如後世所稱學而後入官之云也。先生欲引乎古人之所以自任者。則宜終身於學。而日見其不足。非謂昔日所職者學。則與諸生相勉。今日以政爲職。又當勞乎民物之務。首尾衡決。前後佩離。役其身以徇所居之位。而忽乎吾之所以自明。則豈其素所聞者耶。某窮居無用。獨賴二三子之可與有明者。相講於斯。悠然有以自樂

於寂寞之鄉○尤願先生之樂○達於所欲○以充乎所性之全○而大見斯道之行也○先生發闓、將入蜀、妄述其所講者、以爲先生別、

夏鍾曰黃山谷謂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氣象余讀先生此文忽作是想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衆○人○之○望○與○賢○者○之○疑○孰○得○哉○其位未至○可以有賢者之疑○而不可以無衆人之望○其位已至○可以無衆人之望○而不可以有賢者之疑○方其備庶僚○充外臣○有不可易之職○與不可踰之法○一毫之不取○一介之不受○而人服其爲潔矣○一發言之不輕○一舉事之不

苟而人信其爲謹矣然而賢者疑之曰職有所不必守而可以行道法有所不必存而可以濟變何皎皎而爲潔也其爲避謗而養名耳矣何諰諰而爲謹也其爲遠罪而寡怨耳矣及其都巖廊據具瞻有所宏潤以泛應則取焉而不爲貪而人訾其跡矣有所籠駕以旁行則權焉而不爲譎而人駭其形矣然而賢者知之曰苟可以行道而非有愛於其利則謗有所不恤而胡爲是皎皎也苟可以濟變而非有便於其私則罪有所不辭而胡爲是諰諰也二者果孰得哉無衆人之望則賢者何所用其疑賢者疑焉而後衆

人之望彌重惟其積衆人之望而後爲賢者所不疑之爲則其爲之也固爲賢者之所知而亦可以無疑且訾於衆人今之位已至而能爲賢者所不疑之爲其誰歟其亦道無可行變不能應徒爲私與變而已烏得謂之汎應而旁行也哉然則非其有皎皎認認之素亦未可以泛應而旁行也新安西潭汪公蓋吾所謂其人矣不取不受以爲潔而人言之矣不輕不苟以致謹而人服之矣由前之位積衆之望吾不敢以疑汪公也今爲廉吏於江西其去巖郎亦近耳職有不必守法有不必存吾將有望於公矣徇衆人之

所望而守前之爲吾所以疑汪公矣其爲潔也果以逭譏其爲謹也果以逊罪耳矣有可行之道當難應之變不務信已之志圖當世之大功爲賢者之所共知而好避衆人之所訾駭是爲皎皎然而已諰諰然而已豈吾所望於汪公者哉

夏鍾曰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非常之人豈以衆人之望賢者之疑存其胸中哉非常之人不常有非常之功不常建所爲衆人之望賢者之疑人皆勉焉噫時使然也

送郡伯俞蒲山擢河南憲副序

秩眞二千石九筵之堂施黃以表觀熊設於軾隼建於旗畫野履封圍其民於內者殆方百里聘享賓祭

禬脤之具皆備慶賞利休刑誅譙諴以飾喜怒明威德無所不得充乎體而溢於氣此非卑宮也非獨如此而已有所善而求之朝令之而民夕以從有所不善而非之夕禁之而民朝以止政足以適乎其心而功足以恊於其效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得擇官而任之宜必此乎處矣今之士者不得自擇官誠使得擇而處之未有肯樂乎爲守者也其爲之者蓋天子命之也命之而得其賢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恊其效矣則有敘遷之寵陟拜之階謂所以揆其政而異其功爲賢者勸也果其賢也其仕也以行志也

其志也以爲民也如使政不能適其心功不能恊其效一旦而去之矣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恊其效是有以及於民而達其志也終其身焉處之可也今一有賢焉則汲汲而遷之以替其政而易其功其果足以勸賢者耶其行之已久其見之已熟一有賢焉而遷之不亟則失賢之誚必逮其上矣非獨然也一有賢焉而遷之不亟則賢者亦且自疑以爲不得於上矣夫命之以爲守者非必人人賢也幸有一賢焉而當遷之亟是不賢者常久於民上也爲民置官者固當若此耶何其久而不思變也吾郡伯平湖俞蒲山

公拜為河南按察副使公賢者也然其遷之亦不亟矣公未嘗以此自疑而失賢之誚已流及乎上蓋至是而誚上者方沮公當行矣民之從善者將怠而不力遠不善者將玩而不革矣適心之政輟而不圖恊功之效遺以待思公其勸之新政而輕釋舊邪乎抑猶有不然也公其行矣予故論賢者所以擇仕之本心而今之勸賢者其制未得以諗于公惟不忽而存之他日在天子左右預於更制圖治之事其必有以變此矣

夏鍾曰賢而遷無以為民賢而不遷無以勸賢譬有善更制者不知所變計矣

贈二尹晴厓張君奬勵序

流品之論豈足以定任官之法而盡人才之用哉雍容端拱資談辯以養華貴其論固足以行矣綜實課效使功能與位分相稱則登冗錄而抱不遇之嘆者豈少哉積習相沿久不能變豈不以是法誠不足以盡才而得之者固十七八矣循易守之法以格少矣之才雖知其不遇而亦莫之如何胥吏他途之士所以絕望於今世也名相列卿良牧賢守宰如蕭黃張趙韓尹之儔載於前史不可勝紀賤如虎圈嗇夫代刑獄錢穀之對甚悉至使絳侯內慚自退丙相見爲

憂邊思職越廷臣受褒實以易置近邊不任守長之策非嘔箇小吏發之慮不及是何佐史之才之多也漢事猶云遠耳地閥品望相高矜美長誇至陳隋之際極矣孫伏伽張玄素猶得顯於唐今之循守格法者胡不取前事觀之縱未能破折拘繳以盡天下之長惟稍加甄敘於其間所謂失之十二三者拔其尤異而用焉使斯途之士猶有蹊入康莊並步疾驅之望不至錮爲小徑榛蕪茅塞如近世格法之甚於以責功興事其補豈小哉將樂丞張君發身書佐限以品目固流外之名籍也其辦敏肅給通練世務濟以

聞見之該習詞乘之敷潤則吳下佳士也在邑屢濟
自奮曰昔人所謂丞不負予猶以佳籍甚之者况予
居此又何負哉可苟然顧况以負丞乎孜孜旦夕條
悉職事所宜舉不一遺失雖力去惰羸之習亦不敢
爲亢厲矯異少踰禮分值邑令缺以君攝之則悉令
之職而舉其事若已所職不幸攝而過有所爲亦不
玩攝而偷焉不爲也邑人始固疑君未必能其官及
睹其出政之善持身之謹懽然悅之加以嚴畏其爲
士者莫不爲君傾盡其所業之美而安意以君爲長
也當路器其才甚然所爲盡其用者又徒使之隨計

入奉將異物之貢於闕庭得不負算召譴而已其奔走道路之勞頓謁侯閭閻之徵審有人所不能堪者中丞阮公特下檄書敘能第勤以示褒勸肅邑之羣士致其邑長張君二溪之意來徵予文以爲君榮聞君從事於今都督陸君湖公左右尤以才見寵陸公掌國環列寔兼心膂股肱之寄義得薦揚幽側顧使君爲丞豈抑畏引避之過耶君今將上計入京師陸公必不使之還爲丞矣君其將如孫伏伽張玄素之所遭乎未可知也然玄素以太宗廷詰其爲刑部令史時事至鄉愧不自勝而伏伽對人輒言舊事絕不

爲隱二人皆名臣而孫之坦露視張所處爲優矣君如得志爲伏伽之不怍則彌佳耳予重張令之請而嘉羣士之意序以歸之俾書以爲君贈

夏鍾日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流品豈足以盡人才之用哉

送程侯習齋歸養序

八子之欲養其親者厥有可陳之數矣几杖旨衽槃巾敦匜枕屨之器之備而奉之必適其節滫瀡旨甘香腥炮蒸俎醢之味之悉而調之必得其物雞鳴而起及乎日入而未可卽安敬其四體以親於事雖咳嚏欠伸噦噫而有所不敢寒暑甚矣而不得襲厚裼

袒以自便至於思其可繼之志常迎之於微眇而恐其不合求其不得之欲常察之於聲色而冀其中葢其煩密而動勤加此世之君子乃有不難去其君舍其國事與其民功而退自託於事親者曰以休其倦而息其瘁也不亦異乎性之至者無所待於外而不得淫於物有土與人之盛廣施兼濟之得志而其樂有所不存堂闈之上室戶之間寢膳服御之所細顏怡而體穆躬其動勤而總其煩密而不知其爲勞其必有所樂乎此也烏謂有所倦瘁於彼而求以休息於此乎詩人之詠也董於征行而歎啓處之不暇敦

於任使而惆從事之獨勞然則其念而欲歸母邇以爲休倦而息瘁歟果其倦於事瘁於政而思託於事親以求休息其於將父母也其數亦以疏矣獨怪夫先王之隆以道德役天下之賢爲之探其意而代之言如四牡之詩徒及於其情而不以其性之至者形之歌將其望之而恐不副爲之述而慮其不踐耶彼北山之大夫雖其賢於風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爲志其所陟之岵屺啓其瞻望而患其不來然汲汲於劬勞燕息之不敵以致咎而發詬何其微於性也蓋予陳古之義以正今之俗而知吾郡侯程習齋公

於是爲不可及矣且夫上有可得之君下有可治之民功業之美盈於前而爵福之休趣於後其樂宜無以踰而卒不以此易彼推其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而魏風之仕者當爲赬面而泚顙使出於上古之隆而逢小雅之作歌者猶將悔其所以探乎下者淺而待在仕之君子爲不厚也世變俗華化外物而泯彛常已既流放而不反今乃及見於公士之好德者徒思古而不獲顧居今而有見也豈不盛哉公之僚問所以贈公者於予而予爲之言其義如此遂書爲序

夏鍾曰仕之樂而有不居養之勞而有必就此性之至也彼托于養以遂其軀者又不及詩人遠矣

別章君美中之齊河序

往余督視山東學政好以名檢禮法摩礪其下其所爲教尤謹訓典而範物軌誠之不至本之不治是以詳末而多文人之性習劑量不可強齊其視余教常若閑之在地過之則踰不得直行而坦蹈余乃忘其德之不足而急於必行也而求助於郡邑之學官其求助之急故其待之厚待之厚故其責之也審然而頑鈍惛慢者皆患其厲已而有所不安見謂迂濶煩苛而倍違怨疾之害作蓋一路數州之廣學官以數百人而肯於助我者數人而已章君美中其一也君

於時爲兗州泗水教諭。其束身飭己。奮然以師儒自命。不爲苟得。雖交際之好。耳自常習以爲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猶有別擇而愼於所受。不爲濡利以害禮。至於夙夜敦敏。離經敬業。率其弟子。以修上之教者。盡應於期命。無所遺失。雖有操切鈎考之審。而不得舉其缺也。余於是忘其不足。以爲使皆助我若此。亦何患教之不行哉。未幾余稍遷去山東。天誘其衷。曰以有聞。悔前之爲。而知其德之不足也。蓋非惟謹典訓而範物軌。無以論人於精微。使之斂功起行。而悅於向道。而其誤名矜跡。依憑之勞。而假托之似。尤非

所以爲學也旣以自愧因以疑章君之爲人意其矯
強蹈厲苦心刻意企當世之名而徇鶩衆之行是以
其求之急而應之無難責之客而守之不失也去年
春章君以服除來爲晉江教諭余已罷歸晉江吾邑
也得以脫去名位之拘綴而修游講之雅君淡然褆
簡有以自足常處於閒靚寡營之地猝然迫之而有
不動嚣然誘之而有不逐非所謂企名徇行如余之
所意者也嗟乎余之陋也彼其後之所以意君者旣
失之而其時之所以嘉君者亦豈爲能知君哉君方
有齊河之授旦夕且行余其能無眷然於茲別乎齊

河故余視學之縣也今其自悔者固難以追改而偶有聞者又不得與之共爲也君行矣出政發慮與民布利而去害宜有餘閒以詔諸士其尚相與講焉求進其所聞以逭余之愧也哉

夏鍾日一篇精神只在助字責字聞字悔字意字愧字幾箇虛字上層層洗發段段呼應心靈舌慧

送陳南郭先生擢古田學序

先王之制詳於爲民立師而重乎其立之也故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術有序於國有學莫不有師可謂詳矣然所立以爲師[illegible]能爲民所與倦於仕而不敢勤以政者乃使爲之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

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爲之師其立之如此其重也。故於其時。苟其德足尊。其道足樂者。莫不爲人師德未足尊。道未足樂者。莫不師於人。夫其師之重也非有可樂之道。可尊之德。則不得立乎其位。無有傒然自好而求爲人師者矣。王制失。師職廢。士始自以學相師。於是有慫其不足而好爲人師者。記曰。不聞往教。蓋謂夫人莫之師。而欲師乎人者也。是所謂好爲人師者。彼其好爲之也。亦不知其職耳。誠知夫師也者。師其道也。師其德也。道德之不足。而敢傒然立於其位也哉。今世凡官於學而以教爲職者。皆謂之

師而上之所立也然則立於其位者苟其道不足樂德不足尊亦有所托以自解而免於求爲人師之責矣乎君子之仕也雖其任之以事猶必量能而後入今將隆之以道德而命之曰師顧不量其能曰是上之立我也而冐焉據之其可乎甚哉世之失也有任人以事者必度其人爲曰可乎其任事者猶恐而畏焉曰其將不勝乎苟有以師立人者則無所不可也爲師者亦無所恐且畏以爲皆可以勝之也何其異於余所聞耶余見今之爲師者多矣其不爲冐焉據之者少矣此余所以深有慕於南郭陳先生也始余

未見先生而知諸士之尊且樂之也曰是必有道德者也及其見之也其退然藏者不可得而侮也其澹然守者不可得而厭也信乎今之有道德者也是可爲人師者也非所謂冐焉據之者也宜乎諸士之尊且樂之也先生方且益修其德益進其道常恐而畏曰吾何以爲人師也嗟夫余見乎不足以據之而冐焉不恐且畏者矣未見夫道德足以據之猶恐且畏如先生者也先生由泉州訓導擢爲古田教諭其僚皆謂先生賀而請贈言於予如先生者奚往而不可爲人師哉奚士而不尊且樂之哉予何以贈先生哉

夏鍾曰描寫盡
致無數波瀾

送林龍湖先生之任河池州學正序

事不得乎其職實不愜乎其名君子愧諸終日處乎其所愧而不怍於心非其情然悍然安行而彊拒也未嘗以其職者恊其事以其名者隱其實事常匿於其職實常逝於其名誠以爲足以據其職而無不効之恐卽其名而無不符之憂則何愧之有如是者世之君子筮仕入官者之通患而吾以爲尤甚者學官也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冐焉而處之者皆是也問其官之名師也問其

職教人也問其人則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也直冐焉處之而已方且偃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足於是官也方且苟然就之以爲彼猶有所不屑於是官也吾將舉其職而稽之狥其名而責之使修其事而後得居其職充其實而後得有其名彼且瞿然四顧惕然內歉走避之不暇而敢以偃然苟然乎哉嗚呼事實之不著而名與職不足以愧夫處之者之心於是今之學官始爲士之困於進而倦於學者偃休之蘧廬其置其廢殆無損益於得失之數而不爲世之冗負猥品蓋無幾矣人材之不得成世道之不得隆其

不以此哉以予所感於世如此苟有不愧之君子出乎其間雖不及見猶將聞而慕之况於得友其人相遊之歡而相講之篤哉今龍湖林先生是也先生學乎孔子孟子之學其道旣明其德旣成如是而爲人師吾信其無愧矣人材之成世道之隆益深有冀於先生而先生其亦嘗以自發耶士之講於學者鮮通乎道而成其德者未有聞也豈其職分而不專其於事之修猶有不負乎其意哉然則先生之於是官充其實以有其名則可以無愧而修其事以居其職亦不能以無憾耶今去而爲河池其職專矣有先生之

實而又得修其事人材之盛而世道之隆其必自河池始而諸生之事先生者方且悵然其師之去悼前日之急而作其今日之勇先生之講猶存則於明道成德不爲無助不必在先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可以無憾乎故余爲諸生述其意以贈先生併以爲諸生告云

夏鍾曰說佛便佛說仙便仙先生說教官便教官眞傳神寫照手矣

別周惕齋序

苦行偏節世之所貴而無取於君子之教謂其事之難繼而不通乎恒人之所同然也其果然乎哉恒人

之所能。而無害於事。則固可與之共能矣。恒人之能善其事者鮮矣。今將逆爲之慮。其可繼而設與之同能。吾恐無驚於俗。而已病乎道矣。與魯人獵較。孔子之所能。亦恒人之所能也。接淅而去。不脫冕而行。非恒人之所能矣。受宋薛餽金。孟子之所能。亦恒人之所能也。辭十萬之祿。拒萬鍾之養。非恒人之所能矣。孔孟者教之所出。天下萬世之所從學爲中庸者也。而不使人皆能其所能。則世之言修行立節。而期於同乎恒人者。果非然矣。節行不必期於人同。顧有不免於偏苦之名者。何哉。通乎天下之志。而謂之可繼。

非使人人能之之謂也踰垣閉門之風且見謂高於
接淅蓋祿萬鍾之粟有不食何必不潔於辭中國授
室之富然而孔孟以為中庸而泄柳段干木陳仲子
以為迫且小則所謂可繼與不可繼其義可知矣此
猶人之所不能者也人之所能者猶有辨焉獵較魯
人所為而謂魯人皆可為孔子乎哉蘇秦張儀公孫
衍之徒莫不受諸侯之金亦將自託於孟子之事耶
惟其天機性體之流行動于心之所安而中乎事物
經曲之宜則人有所不能而謂之中庸而況其同乎
人之所能者乎中庸者固非學者之所易及講之辨

之以庶幾從事焉其亦可也今之爲師而受子弟之餽恒人之所爲也爲有司而費民之供億亦恒人之所爲也臨江周惕齋君爲惠安教諭獨不受餽其賢名著矣德化令缺部使者檄君攝之君辭不能得則從一僮入縣邸自治爨給朝夕不以蔬米之微費邑人也邑人皆異之趨下流濕之時乃有不狥乎俗特制以已如君之所爲亘足貴哉吾爲講古之學辨夫中庸之所爲可繼之道者以證君之明其爲心之所安與抑猶不免鉢慮刻意出於投世人耳目之好而苟爲斯難也夫欲以貴於世則世已大貴君矣苟欲

有合於教君尚因吾之說而加體究焉其不爲偏與苦而由乎中庸之徒孰禦諸苟謂吾欲君與恒人同能其亦未審於斯之所講已矣

夏鍾日苦節不可貞中庸不可能只管平平做去不必說高說低

送孫古山博士還家序

凡有職於官者皆必有事居其職而爲其事則勝與不勝之跡著考其事以覈其職則去與不去之辨詳由監司之重郡邑之專下逮莞庫狴庾郵傳亭徼坊庸之卑瑣巨細冗要不同均爲有事於其職云爾惟其以師儒命官設之於學以教郡縣之子弟亦爲有

職於官而實無可考之事其義在於以道教人授業解惑長善捄失以淑學者之心開發其聰明而陶養其德性蓄其化之成至於微而不可知其功之所積則古人之所謂壽考必世而後可冀也今將使與百司之有事者同與於三載之考勝與不勝之跡既不得而著而欲辨其去與不去其爲不詳亦可知矣然而考之者不任以爲責徒委之於法曰是固當然論者亦復不以責考者曰是不得不然如是亦何以服去者之心而能使其無介然於胸中哉是歲考天下百司吾郡博士孫古山先生報至當去子弟相語以

失其師爲恨。室於歎。途於議。歸咎於考者。而無所致其責。迺謀所以釋先生之去。羣就吾廬而乞言焉。覲先生得士之深如此。則其功化之所及。雖至微者不可遽知。待久者難以驟冀。而其道有以得士。亦可考矣。徒以無所効於事。使猥與百司之不勝者同去。宜乎諸士之以爲先生恨也。先生方且從容自安。泯失得之憂。以順去留之變。束書册褚裘葛實以來時之篋。曾不得盈。浩然出舍。而無閔貧悔廉之色。蓋其所養。有過人者。其得士之深。非茍然也。嗟乎與先生同籍而去。蓋有監司之重。郡邑之專。與夫莞庫犴庾郵

傳亭儆坊庸之卑瑣其當去之辨固不可知其爲當與否然專且重者以其在事之勢苟有所蔽害理法以違其心比其旣歸追數前過鮮不悼艾慚忸而自失其卑瑣者以處世之下屈辱其形體愁苦其骸骨釋勞而去不能無怨於向者之僕僕而無得先生之歸豈復有是兩者之累哉然則諸士亦何必甚爲先生恨而先生得吾之說以歸信其可以無恨也夫

夏鍾日官以教爲職微不可知遠乃可與非三載所能考說得教官任重道遠如此豈宜輕去者乎

送程龍峰郡博致仕序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

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綱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息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功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

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决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彊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歠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疴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徐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序之程

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歛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客倘有詠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夏鍾曰有用人之責者不及其年而用之坐視其老且疾而不恤又從而罷之人才不幸一至是耶

送葉生士直還吳序

古者人子之養其親也其節至繁而其事至勞寢起坐衽溫清向趾之適其宜紛帨刀礪鑴燧箴管槃褒之脩其用肉魚棗栗桃柤脫作新撰膽鑽之辨其治饘酏酒醴芼羹熯湯潘淅免薨脂膌之悉其物其朝

夕之勤則蚤作晏息而不得休其視聽之專一則無
聲無形而耳目將營之其亦爲繁且勞矣又當從事
於學出與其鄉之俊選相羣而樂以歲時朝其長老
鄉大夫習其射饗燕食以知上功尊齒之教詩書禮
樂之術順四時而歌誦蹈舞之其所游居進退不於
塾庠則於學不在國中則在郊旣入而爲其繁節勞
事以左右於父母之養出而從事於學其趨術博而
用功多又如此其爲養也非獨少時然也至於壯而
巳老而孝敬不敢衰其爲學也非獨其長時然也自
其幼學就傳而居宿巳離於幃闥宜乎其不能兩得

而兼至也然古之制無越鄉之業其子弟未嘗離父兄之側其父兄之貴而命於朝者亦爲仕於其鄉耳子弟之孝而能養材而好學者入則悅其親出則敬其師而樂其朋其力足以兩得其情無有不至也今之爲仕無在其鄉者父兄苟不仕而使子弟學焉則有躡蹻負笈褁糧而馳四方常有不得養其父母之嘆其仕而子弟從之則徃徃視其仕國之人如異域之不可以目接而面覿也深居簡出匿崇嚴而守空虛雖左右之養得矣而常苦於學之難兼彼其學而廢養者固不養之責耳其養而不得兼於學者豈非

時昔之失拘曲之說勝而大公之道微耶余用是有慕於葉生矣葉生吳人也其尊翁素峰公始仕爲泉州節推而生來省於郡邸公之爲郡不以拘文曲法自蔽其刑旣明其令旣行則進邑士之聰明材敏有志於學者語之以禮樂之事道德之言士之聞其語雖感動興發大小異等然睹於至意而漸於大和莫不忻欣然如弟子之立於嚴師明傅之前而不知其爲吏於吾土也公亦喜其教之著而人之從乃使其子出見鄉縉紳先生暇則與諸士游談詩問禮考德正業不在乎術序黨庠之間而有藏修游息之益亦

可謂兩得而兼至矣古人兩得之者以父兄之仕之在其鄉也葉生游於他邦舉養於學而兼至焉信乎人之樂有賢父兄也哉公旣命生以歸奉丘廟戒日將行矣諸士謀所以贈之而來請於予夫生辭親而歸旣息乎就養之勤無繁節勞事以役其形氣則於爲學功宜益專他日德行成而聞名達泉之士將有望其聲光思從之游而不可得若是雖不朝夕乎親之側其於爲養也大矣生乎勉之哉

夏鍾曰學與養不能兩得此論亦奇可見離親而學與離親而仕皆非得巳然則學與仕之不及耕也久矣

送明府朱肅菴大人序

古之交以道義者神融氣合無間於形迹惟其相輔以成美而已故有一善焉崇長而勸之惟恐其不力也有一失焉指斥而規之唯恐其不聞也年殊而志同故先後之叙不存焉位別而情至故亨塞之處不與焉其於臨治之際有事分之嫌而寄屬之私猶聽之惠不奸其間此雖其守有在於道與義而語其數則恥乎其爲鋭且末矣友人曹縣朱肅菴君宰晉江而予爲邑之人自予閒居爲邑之長於斯者未嘗不得見也以邑人役於其邑之長無有所謂交者此無

所詘彼無所所御漠然而已救過諫失既非吾所有事而誘善納益亦不得誣焉而彊爲之恌子之爲邑人葢亦易矣以是道爲朱君交其可乎哉失焉不媿是匿其心而無所用戚也舍焉不勸是外其愛而無所用喜也故由朱君之來予未嘗不竭智畢誠思自託於古人之交欲求君之失而規之而君爲邑粹然整齊完美無缺寧獨施設注措無害理以病民者而聲色言笑未見偶妄而少放蕩目睽睽環屬仰視曾無吝悔可爲覘者之所摘吾雖欲爲忠而無所用其直惟有崇長其善用喜以致情而所善者多不勝其勸

君又純心爲之非勒初而弛終大勉而小忽亦不待於勸焉而後力則予之情亦近於淡然如向日之邑人役於邑長者爾徒以少知義分之介鋭爲謹而末爲辨無一寄屬之猥賤煩君施惠以是自詭於道義他人艮以爲難予誠知尠乎其爲數矣予性好士往往能致邑子之才者與之游問學講承之樂既非惑者之所知而分諠周旋之跡亦時有出於急病謀困之所爲故來學尤多君固未嘗不好士士悅君之德教未嘗不景附而加親然君所以待士專於道義之雅世俗小恩近利曲相濟以苟爲賜曾不一出焉士

之景附者亦絕其羨援覬望之鄙而無所溷於居近世有司接士禮洽意乎而指目譏訕不得行莫君若也予用是自悟舍已爲人之弊宜其至於來毀而忘其身之賤欲有益於朋友之所爲如昔人所稱者皆未合乎義而要謂之不知命也予之鈌失君雖不予規然因君所以得士而無弊者有悟焉由是知爲已之重日且損其爲人之勞是君之於予不肯以言爲規而直以身爲勸也君行矣予將遘清源山佳處築室自休鼓琴讀書樂焉而忘老雖士之賢者亦將漸栽其所好勸吾所有事而未暇與之游也諸士之附

君者○多與予游○故羣來乞言以爲君別○予故惓惓述古人之交○以志予愧且爲君贈○又因以釋諸士不能別之思○

夏鍾日無一語不是贅詞却無一語涉膚近套用意之深運筆之曲他人不能及也將好士立論又說出爲人爲已疑當時有爲而發者○

送黃南池先生致仕還家序

士大夫游宦而以致仕去者○爲終始完善○謂其以禮去也○然而有異焉○由其身乞而得之○則自以爲榮○其出於人以法格之者○則自以爲辱○其名未變○而榮辱異情○謂惡其實也○吾所謂實者不然○凡○樂○與○不○樂○去○

者之實而出乎已與出乎人者非吾所謂實也今以
乞而得致仕者誠能無所介于心而浩然不嬰於物
耶或志不得力不逮事勢局促日途窮暮不得已而
乞其乞而得之至無以自聊鬱鬱不能釋甚乃追悔
頤望悼失前圖其愁苦若此烏睹所謂榮哉名實之
失而世之人不知所以自處其情之蔽已久矣非夫
博頤明雅之君子胡以矯蔽而寤世也天長黃南池
君爲晉江教諭諸生悅而從之監司部使者器之縉
紳士大夫交重之非有不得之志不逮之力又非途
追而時暮也然而欲去者屢矣諸生士大夫相與挽

而留之。先生不能違也。君乞身之意。講於諸生士大夫之間。雖其請未上。而監司部使者。蓋有聞也。是以當天下有司黜陟之期。吏部優君致仕之名。以徇其志。君未嘗惡其不出於已。而追過夫挽而留者之[illegible]。[illegible]詞不[illegible]。而[illegible]所求而有獲也。吾所謂有其實者。君其人哉。審乎名實。而不惑於久蔽之俗。吾所謂竊世之君子。君其人哉。嗟乎。名實之失。又有甚者。師者教人者也。教人者必以道與德。有道與德者。必知自重。知自重。然後不失實。自卑其官以輕其身者。紛如也。吾見為是官而知自重。莫如黃君。

君之審於名實而有以自充也在乎此今其去也顧有蔽於名實而無以自樂乎吾以君爲籍世之君子其益不誣也夫君去諸生群然以戚吾爲是說以表君之所以爲榮者異乎世之云以解諸生欲別之戚而增君歸之光明

夏鍾日多少感慨都在言外

贈趙眉溪君署縣代還序

有道之君子尊巳而卑官將擇其大且顯者而後爲之耶抑遯其身而終不爲耶終於不爲與擇而後爲非有道之所處也如是則奚以尊其身由其貴乎巳

者有道焉爾下位何必非君子所居居焉而不以憂且援亂其中斯謂之君子矣其位卑其道尊其所貴者有在也誠內有以自貴雖居其官而卑也尤不敢卑之以爲不足有事形體之勞志慮之專佗佗焉殫其力於所事不敢少忽故士有傲然睨王侯公相如九牛之毫不足屑其一盻而殫力於一職之細不啻持玉寶龜之重如將不勝道固然也嗟乎高矚盈視眇然置王侯公相之尊不介於目人知爲君子之尊其身甚白也劬形憊慮於一職不耻猥冗而君子以爲我固尊其身非有道者莫能知也泉州府檢校趙

眉溪君南海人也南海五嶺之表而君修於庠序發聞乎有司文章之光華節義之意氣宣暢於躬交之者並衆未通仕籍而四方之士已知南海有趙君也以籍就銓則當事有力之人莫不欲致君出其門下君泛然不可致而得戶部司務於留都其在戶部諸郎官之治曹事者莫不咨政質疑於君君一爲之畫或愧於不知而待君爲助陽諱其助而陰害其長君不爲防彌以是出爲檢校於泉州君徐就貶所貌斂而不謝意下而無作不爲謟瀆於上下之交而無所美援乎爾我之際他人觀者亦知其能晛王侯公相

而不入於心也○然上之人○勞之以事○則東西南北○無適而不之○於中無忤○其外不怒○一日德化之民○以乏令請於上○得君攝之○君往爲其民○袪患興利○民大慨所欲○以爲百年來○無有仁我如攝公者也○而君所以勑形態思○修一邑之政者○若其甚重是官也○而不惜爲勤吾所謂君能卑當世之官以自尊者○尤以是觀之○始予謂君聲華之駿茂○氣誼之膚愽○信嶺表之才也○及觀其所以居謫者○而知君殆近於有道者矣○是可敬也○德化之士請於愽士張東豐先生曰邑之民謂攝公仁我○諸生則交謂能以問學德誼教我○惟攝

公也茲其代諸生未知後果能有立終當益思顧今無以爲別安得善言者爲攝公贈副吾黨之情於是博士率其徒來序故序

夏鍾曰孔子爲委吏柳下不卑小官由其貴乎巳者有道也然則世之以小官爲戚戚者未聞道耶

送吳默泉先生序

君子之德何其多而難全也洪範列所以乂人者沉潛高明之不可兼則克之以剛柔必有待於剛柔之克而後沉潛高明者得歸於平康其始蓋亦偏矣后夔典胄子之教悉數其目有直寬剛簡之繁而直寬者懼其溫栗之不足剛簡者憂其傲虐之爲害彼皆

學於上○而且有承之庸之之望○其所以敎○猶當誘其未備○而防其不及如此○然猶謂治敎之法○待之詳而設之豫云爾○皐陶矢謨○言人之德○其多至於有九○當虞之盛○宣明其三○嚴敬其六者○皆可以爲家國之用○爵莫尊於諸侯○事莫重於大夫○其爲諸侯大夫○而熙浚明亮采之載者○亦言其人之有德○至於三六而已○德之難全厥已久矣○以予觀於吳黙泉先生之德何其全也○方乎其外○未嘗止而不行也○介乎其中○未嘗劌而難通也○動乎其不可禦○而若有約而留之者○而動出於有恒矣○藏乎其無所有○而若有拓而發之者○

而藏蘊乎善應矣。其德之詳不可以遽列。其於臯陶今於德者。禹益臯陶之外。其爲諸侯大夫者。已相爲多寡。其不能至夫三六而僅有其一二者。宜多奮於治世之肅。如是亦烏得謂之一。彼皆昭乎其宣明肅乎其祇敬。有者無所棄于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者不敢病乎少。而少者無所愧于多。雖有三六之末備。與夫一二之僅有。而卒謂之咸事於時。然則所謂九者何嘗不全。而又烏有不一者哉。有虞之君子所以爲盛。臯陶所以得悉其德而目之。執其目而知之。靜言而王色者。不得厠於其間。今之君子則異於是。

有者以傲無而無者以嫉有多者以之病人而少者以爲人媿偏黨反乎皇極惡斁泊其彝性志不通乎天下而俗不同於斯世其患非一日之積也無者既已嫉矣少者既已愧矣非夫有者之能致無多者之能容少吾又何望焉今之君子有而且多者莫如先生且將有大位於朝也必有所治也必有所教也以平康者治以中和者教忘所有以矜無而無者將日進于有舍所多以從少而少者將日勉於多然後共進而勉者受之可得而知施之可得而事也融釋偏黨泯絕惡斁敘常倫以還大中而君子之德不爲

徒全矣非先生其孰爲之余竊爲先生望之矣郡傳士紀君其賢能知先生之德者欲有以贈先生而余爲之序

> 夏鍾曰奥論耿義淸徹到底先生胸中碌碌不可丈尺

送詩人沈青門序

詩人之不偶者有性靈觸發之能而無物役拘紏之害此天民之佚樂者矣其覩富貴之人宜如檻狙牢豕閔然于中而不足近名器寵數俗所謂尊華者皆尨礫塗炭瑣屑而朽穢也然予觀唐世詩人不偶者顧不以謁貴者爲戒呈卷投軸左覗右矚幾幸一遇

如秦關燕璧遊說之客結軫馳叩朝失於此而暮冀
乎彼皇皇然其有所迫而不得休吾未見其能樂也
其時公卿得以薦士節鎮得以辟官故不偶之詩人
雖其失意於塲屋而多僥倖於薦辟斯人也之與顯
者遊固其詞藝矜美相爲標致而藉援恃力之圖爲
不淺矣彼顯者皆有才學詞章名一時其吟詠風格
非出不偶者下也顧能不愛屈已以成不偶者之名
如張燕公之於孟浩然賀監之於李白柳子厚之於
符載杜牧之於張仲吉殆不可勝舉以斯論之唐世
詩人淪落江湖者未可爲貴而諸顯者能成人之名

其道有足尚矣近世風騷將絕江湖之上有能爲詩歌視唐世難得何啻千百而一二也而士大夫取高資都盛位蓋有不能爲詩者以顯者所少在此而江湖之士難得又如彼相求之跡固當在此而不當在彼矣且此之與彼遊也無薦引之門無辟用之途彼亦無所藉恃於此而倡和往反之間果相矜於藝而非有星皇之冀矣江湖淪落之人誠可大貴於今之時而士大夫往往不知所以成其名以自附於唐之顯者豈不過哉錢塘青門山人沈仕江湖之能詩者也自壯而強行遊四方多與富貴之人遊其能屈巳

以成青門之名。宜必有之。吾未之及知。而知青門無所藉恃於諸顯者。以其來遊閩中之跡推見之也。青門入閩。皁袍布衾。從一僮。黧面而微跛。踽踽然憊也。唐之以詩謁顯者。一見則欲縻其半餉之享。輟其一姬之貲。如執券責負。傲然必得。何至如青門之憊也。予用是知今之顯者之所以遇江湖淪落之人矣。予閒居寂寞絕意當世好事之徒。顧辱青門枉與之遊。予之不能有益於青門可知矣。獨不難屈己以爲之重。而又非有文章之名也。雖俯躬匍匐。胡能增昂青門之錙銖。爲青門計。當且攺啚。庶幾有偶也。青門顧

謂子曰斯行遇公歸亦將終隱矣不復有望於餘人也斯言其爲謗邪其非謾也則青門之踽踽南行而窮宜矣古有得人一雙之璧百鎰之金貯若毫毛惟以一言之知爲重此豪士佳公子之所爲非所以施之今也青門行四方受雙璧百鎰於人宜不少矣今乃得嶺外迂廢無用之人一紙之序以歸曰可以終隱也青門雖自不爲謾世其不有以爲謾者乎是可笑也

夏鍾曰詩人要他有氣骨顯者要他有肝腸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周蓮坡公榮封序

跡混而入殊庸者之所忽而智者之所明也今夫材不試於事而虛有其職之號食不及其祿而遙有其秩之寵上之人無所擇而畀之以爲是其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還以與其祖父無所費吾之器與名而可以爲其人之榮也下之人不必量而受之以爲是吾之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推以及吾之爲祖父者非有待於賢且能而可以安享乎上之賜也是令之所謂封官者也且夫不試於事而不食其祿者豈必皆無能之人哉蓋有懷藏道德重其身而不出遺逸於世而不憫者矣亦有挾長負奇屢奸於時而

不一遇。齟齬坎軻。無所發憤。而斂志以窮者矣。重其身者。無所慕於外。非虛職遙秩所得而榮之也。斂志以窮者。志在於効長見奇。而不肯以虛職遙秩。自樂爲榮者也。然而上之人以是畀之。則不得辭。故有召之而不至。官之而不屈。而無有封之而不受者。是懷蘊道德。與挾長負奇之人。苟有其子若孫。所得職秩。推以及之。則無異於無能之人之所蒙者也。此非所謂其跡混而非常人之所能知者耶。吳郡崑山周蓮坡公、其子大理君、爲興化知府、天子加其久勞於外。善於持身謹法。以仁其民也。優以褒典。授公以其子

官以慰其子之勤。而且以爲寵焉。於是公亦爲典化府知府。尊于家。公之夫人晏氏。尊爲恭人。鄉人無不爲公與夫人榮者。公方澹乎其深藏。冲乎其善下。守其履素之原。而忘夫外來之益。重珪累組之華。其躬曾不加於草衣芰裳之陋。雕轂文茵之愉。其體不以易乎火居石斗之類。而漠然不知名寵之貴。錫貺之美也。豈非其志欲以有爲。不以虛得其職秩爲榮。而其自樂之道。有不得而榮之者耶。雖然。所謂有道者。不敢過於自肆。而傲上之爲。有志者善於繼之。有人。而不必其身之自爲。公烏得無以爲榮乎哉。公之所

如是是所以爲殊於人也與化君之僚郡章君嚴事其長之賢本其所自而幸其有以贈公而余爲之序如此公其不足知哉其以余之言謂有以明之哉

若延眞處
是畫工

人序

以其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

之如近世所名學佛之徒也殫力於

源謂之高大微眇而毫髮千里之間

吾儒距者也近世名徒於佛者何如哉

惟[illegible][illegible]室服食之知而遲下惰窳無復小慧他能以[illegible][illegible]心矣士之名儒者猶睢睢盱盱詞費氣盛以距[illegible][illegible]功是佛之得距於儒既非其所以取距而儒之乎佛尤失其所以爲距矣不亦謬而可笑哉其間固有屏絕聲色禁耳目之邪淡節臭味裁口腹之慾約身勞體以自苦刻居無尋丈之安而行有山跋谷涉之勤厲厲然奉其敎之所謂戒者以求別於其徒士者且以爲世所難得變禮而多譽之彼亦以此自賢沾然內勝謂足以抗吾道而存其敎如吾所見漳州開元開寂上人智海殆庶幾其人矣佛之爲言

固存於其經以大小分教乘而明聖賢之差別則守戒不失蹈人之所極難猶不足語於下乘之數蓋自東土所傳離祖而爲宗者未可望其門牆視彼迦葉以下二十七人一鐙之照西土相續如其經所稱云者又未知羊牛之車相去如何耳充吾儒之所距則摩竭掩室片詞俱泯之旨乃足以深攻細折而與之較同異於毫髮之間如上人所守非獨其教之末亦吾道之所不足致距也上人於佛氏之經該誦而精講良亦勤且博矣其言固在苟求之而思思之而得究其所主將必有以抗吾道而特存吾方距之不暇

而暇與之遊哉上人勉之○然○吾○亦○懼○夫○所○以○自○爲○者○不○至○他○日○復○見○上○人○無○所○操○以○爲○息○邪○放○淫○之○本○力○不○足○以○有○距○而○卒○爲○上○人○之○道○所○抗○也○吾與上人交當勉之○

夏鍾曰距其所不當距而當距者反不能距焉卒爲上人之道所抗其患不小先生所以自歎且自勉也

王遵巖集卷之五

晉江王慎中道思著　後學張汝瑚夏鍾選

序

雙壽寓𥙿序

士持所學以從仕。內有行巳之耻。外有守官之防。勉仁路義。而思廣聞譽施身之美。其𥙿膏粱文繡誠何物也。故弊輿馬惡衣食。以勤斯民之政。確乎不以不義之得易其所願之介。其道固當然也。以是道事親。果能以必合乎哉。有羊績之母。然後可以遂懸魚之淸。有吳祐之母。然後可以獻衣囊之諫。持巳之所貴。

將使父母與之同而無間是賢者之所難冀而事之至不可嘗者也果其不合知不可舍所貴以苟庭闈之歡則有自決其志悍然顓行疆閉而不顧耳豈士之所樂哉子知所以自貴父母知貴其子之貴兩得而俱安自入生之大樂也吾於肅菴君見之君爲晉江躬仁義之實以循其身動而加乎民非其所自修者不出也從仕三年貧約如一日其爲羊續吳祐不愧有加焉予固疑其無以爲遠致高堂之奉而恐其親之不能無不悅也然聞譽之出於吾民者洋溢流行達乎曹鄆之交如溫陵之境內翁聞之而喜入以

告內太孺人與翁相對皆喜方且課童治畊訓婢執枲登其田畝阡原之所納以供朝夕豐不爲侈儉不爲吝天機不誘於耳目之交陶然自得南北之陌東西之鄰有盛車騎從僮奴喧赫過市側睨傍窺而不敢指歌鍾笙竽遞奏繁會致賓客而迷昏旭翁與太孺人視之若無所覩而漠然不以聽也予以是知翁夫婦之高尚非徒能貴其子之所貴而固有以自貴者子之所願有以順親之心父母之所安有以發子之志是則非朱君之能爲子而實翁與太孺人之爲父母有以成是子也予始重朱君以賢如是今而後

知君之賢之不足為難而翁與太孺人之知有以自貴誠世俗所希有而絕出也予始愛朱君能合乎親免於悍然决志有顒行不顧之累以其為幸之大于而後知君之所以能為仁義以致聞譽之美皆父母之教之而不足言也邑之秀民獲事朱君之賢知君之於孝甚篤也欲有以為其二親之壽而以請於予葢古者介壽之儀與物在乎摂食為酒考擊鼓鐘以備樂藉飭筐篚以薦侑既遠莫之致而末乎其所以為翁祝故言翁之所以自貴者見於文使持以獻朱君過家登堂為翁太孺人介無疆之壽

夏鍾曰朱君之賢不足難翁與大儒人之賢爲難得正合善必歸親之義文亦委折入情

壽蔡逸翁七十序

鰲江以東里居聚落之巨而名者莫如東石大海在其南予嘗一再至焉登高原以望大浸之茫然目之所望極矣而不知其涯際之所窮空水混涵於迷眇浩漫之鄉隱隱若有所覿意其爲方丈蓬萊閬風之神山記所稱仙人不老而長存者必多往來其間而吾不得一遇焉爲之徘徊容與神頽志倦而有遺意既望而休訪吾蔡逸翁於其廬修髯龐肩廣顙豐頰目視不流而丰神四溢舉趾甚重而步履若翔爲之

起敬而驚嘆曰斯非其里之人歟而胡其非里之人也問翁之所以能然者何術而然翁不言也觀於其堂杖几巾履之置有位播灑未嘗勤而塵埃鮮至也觀於其圃草木蔬蓏之樹有列糞漑不待力而滋長有加也雞鶩之食飲牛羊之出入不失其節而各適其時蕃息馴狎可閱而數而畜字之事擾牧之宜未嘗覩也予於是逌然而寤是所謂純其意而不廢乎物神摯而形不勞事起而械不作行於無爲託乎不得已與世芚芚於人涸涸獨保所有漠然以固存者乎然則所謂神仙者何必在大海窮髮絕域望而不

得見之中所謂不老長存者何必遺世羽化辟穀形解虛無不可究詰之入蓋即吾所登之堂所踐之圃而方丈蓬萊閬風已宛然而在即吾所訪睹其不爲里之人者固眞所謂仙人歟是歲月日爲逸翁初度其子廷用民望之友與姻戚之雅者群然集於其堂祝翁之壽請文於其夫翁之所保既已漠然遺世之所有區區語言之工道說藻潤何足爲公譁所謂眞仙人者存齡儲算方與川偕至與日並升極乎天地而無疆而奚待於羣然多儀之祝然方且觴焉以致祝文焉以盡飭茲亦所謂純於意而不廢乎物者耶

夏鍾日神仙不在遠而在近妙論亦至理急須領會

壽丹臺吳翁序

養生之大方有道有術道所以爲恬也術所以爲愉也恬而不愉雖志悅於內而和不足以葆其外愉而不恬則氣循於外而中未有以久其存所謂道者非以其不私形軀與人同體而我無所獨利之謂與翕合太和導練元氣使疵癘無所薄而疾疹不得作悋惜形軀如珍圭璧而寶蓍蔡適得於巳而不可以與人術之謂是矣山澤之蒙侗木石之癃枯敏噓呼吸吐故納新熊鳥引而龜蛇蟄其術足以藏身而漠然

不以物嬰已嵬處株居無[illegible]

也如是者永年于寂寞荒昧之墟爲木爲石而已雖壽而不稱於世誦法詩書佩服仁義思以其道同物揭揭然以儒自命葢多其人矣佔畢簡册勞其口耳節文聲容束其筋骸往往柴形而火色其道未至而於術已踈有稱於世而不得其壽信乎恬愉相養者之難也嶺南韶郡英德吳丹臺翁今安溪博士吳寧靜君之父也其聰明靈秀不滑汨于塵俗之壒垢而亦不以命儒揭揭者之業役口耳而窘筋骸又不欲爲木爲石自晏於無稱而苟爲蒙倜枯瘠之壽故嚚

神於黃帝岐伯之書內觀五臟九竅息之所起脉之所經窮微眇於未朕而遡源本於無始至於百骸四肢榮流衞行意使而機轉如臂運指而腓隨足躡山澤自藏者所得之術不能加也心存兼濟而樂在於與人共利老長穉幼苟有以六氣七情之沴傷其生者皆引以爲已傷乃始烹煉金石咬咀草木品酌佐使之宜調胹剛柔之性畜百中之方以待求者至則與之與之則必有功善貸而不取其貲多施而不責其報英德之人因翁得不以沴傷其生不知幾何人矣其道不私而其術有以及人所謂恬愉相養者非

翁之謂與夫欲生人之生而自不能善其生者未有能生人者也故翁之道由術而通兼是二者以永年儒者媿其術而山澤之癯噺其道世之得壽而有可稱者莫翁若也寧靜君繫官庠序求歸而不得旦夕以親爲念於是邑之弟子寓圖於英德以祝翁壽以慰其師之心而羣來乞序於予遂爲之序

夏鍾日嘗讀金丹內外二藥圖說愛其微妙有益於人此文可與之相發明矣

壽蔡鶴峯先生序

年之所以貴於人者何哉爲其得以彌所受之性進修之功日有所厎以考見不病於年數之不足而無

以自充也。蓋孔子欲加五十以學易。苟不至於五十則未得以無過矣。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化。苟不至於六十則不至於化矣。其生常存而功得以常用。故尺寸之陰。如珍萬鎰之璧。而爲君子之所以貴年者也。而人之所以貴君子之年者。亦以此。故五十而無大過。則孔子之五十也。六十而化。則蘧伯玉之六十也。別聲被色。分味辨臭。以盡耳目口鼻之能。而充天地所委之形。貌不作於志而浩然有以塞於兩間。名之曰君子之年。而晝夜日月之所見。伏寒暑四時之所來往。載之於躬。曉然其若昏旦之作息動靜之慘舒。所

年數彌高而益以爲可貴蓋道德不一學問不明之後人之能永年以厚生者常不絕於世而不出於學問以進其道德則亦無可貴之年故眉龐顛白隤然其修齡者徒可以享子弟之養而不足以爲明友之嚴事勤服於是稱壽致祝僅爲家人父子閭里孝愛之末儀而無所用之於道德問學交爲愛敬之際其可以有感也夫吾所爲文以壽者龍溪蔡鶴峰先生友朋之所嚴事勤服惟恐不得爲其子弟而聲慕氣接於千里之外猶知講承懋勉以自奮於下風蓋先生之學粹然一出於道其學既明其德既成而年亦

已高矣○所謂充其天地之形○而稱其爲君子之年○先生蓋庶幾焉○是歲十月八日、爲先生誕晨、蓋年七十有一矣○門人弟子、與夫交游慕接之在於聲氣之餘者○舉以爲先生祝○而某尤奮在下風○思爲弟子而不可得也○故獨見於文○蓋君子之自貴其年者○爲其加以年數○則可以化○可以無過○學者之得事是君子也○由其無過○則可以內省其非也○由其能化○則可以思齊其益也○故樂是人之長有年也○而願之非徒知貴之焉而已爾○故某爲此文以道諸君之意○而致祝於先生○蓋異乎閭里子弟姻賓之爲鄉之長老者壽○此

所謂交爲愛敬之行於道德問學之間者也先生其尚益自貴焉而久爲友朋之所嚴事祇服也哉

夏鍾曰君子之貴年人之貴君子之年在于學問道德而非世俗之見現前名理惟先生參透入微

壽童南衡老先生序

分以畀人而已未嘗不有附以益彼而此未嘗不多是治之出於道者也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終日爲之而未嘗爲天下國家無所不可及而毫髮無損於其身所畀益乎人者無一不出於巳而此之有且多者固自若也得此以爲上黃帝是巳故窅然遺其天下而天下大治得此以爲下庚桑子

是已○故居畏壘之墟而年谷熟○物不疵札○今夫樊然以愁思其心○而謏謏然以役其四體○而日將以爲人○津潤之沾溉者勺消○而膏液之漏巵也江海○珍瑰之投遺者塵粟○而寶藏之毀櫝也哉○千里之國之疆亦廣矣○四境之人亦衆矣○上焉視天下則不足○下焉視一壘之居則有餘○將以畀且益乎人而能無損於身○非得道之至○胡以及此○南衡先生、生乎會稽名山水之間○獨涵冲湛醇秀之氣○以誘其靈覺○蚤知向道○勤修而敏悟○觀於有欲之微○而躡乎若存之根○守乎知雄之谿○而復

其去雕之朴葢與軒轅氏異世而同師如造廣成之室而得乎順風之所聞吳山浙水之鄉羣然親而事之如畏壘之人之欲俎豆庚桑楚而卒不可得也其爲泉州四境之所際千里而儉自先生之爲之天時則有行矣祥序丕凝而不禨日月星辰則有象矣光華之垂乎下加顯草木禽獸固有生矣隕黃殨殈之災忽然如失臣妾之劃然智者效其職其苞然愚者不敢愛其力觀於四境之內不知孰爲之分而莫不有誰使之附而莫不多先生方且葆和含光閉乎無楗之門行於不去之塗存乎我者愈有而彌多耳曰

方應之而精不搖手足方營之而形不困先生所得之眞殆將進於至人歟一日南安尹蕭君過予請所以壽先生曰誕日將臨矣予謂先生之道已進於忘已將後天地而不老仰閱三光之幾凋而俯觀桑田滄海之屢變於前吾與若不足以測其算之所極而何能爲先生祝先生尚無嗇其緒餘以爲天下御軒后以遊襄城之埜行七聖之遠迹臻一世於華胥之俗吾亦蓬乎其爲杓之人長託畏壘之鄰比食熟谷而混於無疵之一物不亦嘉乎請以是爲先生祝

夏鍾日淵永之

氣飁綿紙外

壽項鶴山老先生序

道之在於人其精可以攝身而其餘可以爲人古之得道者取其幾希彷彿之要養其神氣以全其形魄而自貴於物而土苴之所斥棄糠粃之所漏佚猶足以爲天下國家而其爲之也亦無所甚愛其所以能及乎天下國家非命寵莫爲之藩餙非爵名莫爲之嚴威則其所以爲人者固道之餘而必託於外物之貴而後可以有所及事有謬適時有然不然每難眞於必獲雖其獲所託而所以爲之者宜有設張之機圖慮之用雖其土苴糠粃之棄佚而不能無損于其

身如拔一毫於四體之間損之甚微而亦其體之一毫以其爲之旣有所損而託之又不可冀故學道者常以爲愛而不肯以其身爲天下獨收其精以自構茹百物之英華而吐其再循四氣之沖和而違其沴因鄣鄂之藏滋胎胚之朕客焉而不出顧其多積而不施孤居而鮮偶無以爲人而不能極其道之餘亦有所不樂於其志夫充其餘者旣以有損而不恬專其精者猶爲弗樂而未愉不亦爲道之難與以予所聞永嘉鶴山之下蓋有隱君子焉參知項喬遷之之父封主事項公是也公廓落魁偉蹈籍忠信而被服

剛決始有意於天下國家矣時之不然事之常謬乃歛而自珍取道之精以內攝貴其身於萬物之上而以其志委其子遷之君以行於天下國家蓋公之於道其精者既足以得於已而其餘亦有以爲人而不待其身之自爲有所及而無所損含其醇懿載其訢通以遊世完於德而還乎天古之所謂得道者其幾矣道之所以細命寵卑爵祿外之而不有者惡其曲求而幸取以害於性尤患其爲之之勞不能無費于所葆之重苟其來加之益無所與於已可以安受而不惡其受之也無膺於其責無任於其憂可以長保

而無患則其卑且細亦精者之土苴糠粃而非爲道者之所辭公既以遷之之賢傳其志復以遷之之貴尊其身而染於外物之榮華都其命寵而不以爲贅藩餙之資據其爵名而不以爲章嚴威之故掇其尊而捨其責挹其榮而遺其憂其所樂者外而所以樂者非外也性之於物内外相合而輕重各適則分齊不爽於以養身可以順無涯之生而不傷公之爲道專其精而不廢其餘足於性而猶兼頋于物信其所履之全而得之造物之厚將以終天地而論算輔四時而凋三光有可期矣盖道者非徒以保年而保年

以不老者必出於有道予知公有道者也故有以祝公壽

夏鍾曰道者非徒以保年而保年以不老者必出于有道此義至確可息紛紛異論

壽陳靜軒翁序

古之享年而居其鄉者其歲時之樂共其鼎俎尊豆必足於口調其聲色容氣必悅於心撰其冠履几杖必適於體是子孫族姓之所以致其孝也在豳風之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是也行焉而不敢並其武居焉而不敢躋其位立焉而不敢抗其等肅其賓客則有容備其徒御則有數發其

廿舞則有器多其獻酢則有侑是鄉人子弟之所以致其敬也在行葦之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是也子孫族姓之所孝是老者之獲安於家也鄉人子弟之所敬是老者之獲安於鄉也此猶為以年不遺者耳若夫酒正共其酒槁人共其食羅氏共其鳩外饔共其割烹樂師共其歌舞之事春夏秋冬有其時深燕縞玄有其衣燕射食饗有其禮是老者之尊于學者也非有孔昭之德音無斁之令儀則不在是盖老者獲尊於學而其德行著矣非徒以年不見遺而受其子孫與鄉人子弟之孝敬而已養老之禮廢而今

之所謂稱壽之儀者其父兄高年則子孫與其鄉人子弟率以其始誕之日具酒食召賓客酌而獻焉獻而祝焉以祈無疆而答罔極是雖不盡合於古其亦殺羔羊酌大斗之意也養老禮廢而父兄高年獲享其子孫與鄉人子弟稱壽之樂者盖亦鮮矣況獲尊於學乎吾所爲文者乃南海隱君子陳靜軒先生而郡邑師儒黃君紹文林君一星輩所爲請文以壽之者也老者獲尊於學已不可見於今之時況於異鄉之學乃知尊之者乎閩廣相去殆千餘里靜翁闇然退藏含眞履吉以山水自娛而與木石鹿豕爲友非

有名位氣勢足以動人而風聲精采溢於家族播於閭里至使四遐之境知其姓名是豈徒以年不遺者哉靜軒之德於是可以觀矣靜軒之鄉盖亦有學得無有慕黃林二君之風而知尊靜翁者邑之俊秀必有肆席授几陳衣操杖群然而從伏承下風欲乞一言而懼不可冀環膠庠而外望者當如堵墻莫不油然生其孝悌之意慨余居也遠不及周旋祚序之間一見其盛故爲是倡之

夏鍾日老者安於家安於鄉尊于學尊于巽鄉之學層層剝入觀者目眩而心聳

寄壽唐有懷先生序

語齒於上下之間交有尚焉尚其在上則曰公曰君尚其在下則曰老曰叟當其爲君公而齒足尚則貴有所不與當其爲叟老而齒足尚則雖賤而無所詘此古道也尚齒之儀以祝爲文以養爲物皆情之所至也然祝頌之文常施於貴其於老而居下者在養以珍嘉可享之物盖其儀之伸於愛敬各有所用其爲加尚於齒則貴賤一也其祝也非媚而說之也有可則而事者焉其養也非卹而恩之也有可憲而師者焉故語齒於上下之間而有足尚而德存乎其中矣是以貴爲之掩而賤有所必隆也在上下而有齒

者意其不乏於古惟其可尚之有所存是以詩書無得而多稱焉尚之曰君而有稱者莫如衛武公尚之曰叟而有稱者自華封麥丘絳縣三數人之外不得苟以老名也武公之聖固無所愧於下然欲退而從鄉先生長老几杖安車遊宴之娛樂而有所不能三老之高固無所羨於上然欲進而據公卿大夫寵數事業之崇顯而有所不可得齒之在於上世而有可尚者得人之難既如彼其於所享之宜而取數之寡又若此某於是葢有慕於唐有懷公矣公毗陵世家代有顯人非有泥塗之辱起家守信陽州復守永州

府得千里之地而長治之以君之政教施其境內金
錫圭璧之德加乎民至於外而不可諼申謝舊土疑
山湘水襟帶之邦歌舞其治洋洋如也及其解印謝
事休於百瀆之上遺前日之榮膴而盡屏身外之紛
華田夫樵子相偶為徒雖唐堯在上齊威為國曾不
得一見之行年七十而貌愉悅聰明有加于昔德如
武公而有其所不能高如華封麥丘絳縣老人而行
其所不得行其所不得而棄之為其所不能而安之
人之尚公者一以為君公則不專於貴一以為叟老
則固未嘗辱於賤也邪人子弟交欲祝且養焉以致

其敬愛皓顛鮐背隤然𢛳其上下之所處而忘年數之不足古之有德而齒足尚者莫如公取數之多也某以通家子遠在下風不得從子弟祝養之從而特序其盛以寓欣慕之意云

夏鍾日意言參差有致而復澤之以風雅令人神搖目動

壽封君蓮溪田先生序

今上在位踰三十六年天下方樂有道之長朝廷之上尤以恬晏豐豫爲太平極治之嘉會天子端拱深居養玄默致虛靜以納和介嘏而須萬壽難老之祥十有餘年之間郡公卿士咸喜自得謂仕於化國而

遊仁壽之域其樂熙熙如登春臺所以視聖人之壽者其儀孔多而誠悃特至是時春官實司其禮而燕山廷翰適為郎於禮部草具儀節陳飭器數勞忱備著盖躬際休美而受上之好賜甚渥可謂盛矣君以望資高拜廣東布政司參議職當宣布天子綏遠厚下德意推之政事以幸百粵之氓尊高年養黃耇使老老之風達於嶺海雖遐荒絕陬亦熙熙然如京師之樂而後為能明將上指敷錫在下而化國之長日不特在朝廷也君過家覲省尊甫封君蓮溪翁翁年甫六十君拜慶於堂俯而興思曰人道之重莫君親

息一舉事一發言必告之於神神亦徃鑒其意而孚之若相告語豈非不詔而輿於上之教者耶吾知翁之所以受福於神而承寵於君者交益而未艾而廷翰君之爲其親悅尚有進於今日者序以爲張亟以爲侯

夏鍾日出能顯親之教入能顯君之賜議論自大

祝郡侯方西川公壽序

國人愛願其君祝焉以致其情古之道也祝之之辭必於壽焉致意詩人所稱曰遐不壽考曰眉壽無疆見於古者厥惟舊矣彼得有其國而其人以爲君此

禮之所宜有也施之於今有合乎哉今之爲吏而其
義近古之有土者惟郡守邑令有民與社類所謂諸
侯大夫之得爲其國家者也雖不得有其民然所以
長治拊安之其政與權殆有君之義焉如是而愛願
之則祝焉以致其情此禮之有合也桐城方侯西川
爲泉州吾民之所愛願私相與語幸其有君如此者
環所治七邑之人莫不皆然其欲祝侯之壽乞於其
邑之大夫汪君瑀而來請於某使善爲祝辭則安溪
之民也夫勤其事而安其佚我者之報布其利而專
其厚我者之奉吏與民交相爲賜上下兩易以治養

苟足以相酧則上焉者泰然受民之愛願無所不敢當也其民亦且愛願之矣侯之爲郡勞巳以爲民而未嘗煩之使之報我以逸也畜身以惠下而未嘗費之使之奉我以厚也民之愛願之宜其如子之於父母侯猶且歉然若不能當盖古之有道仁人其用心行事常出於是宜其愛助于天篤慶集祥眉壽無害以副邑民歸祝之情而不爲虛也古之有其國者享年彌多則施澤彌久民之祝之雖誠出於心猶爲有所賴於其利與勞欲其久於爲政而永有以賜我也今之爲吏有褒進明陟之法長治拊安之績既著則

有陟而之他矣民之視之尤爲無所私賴出於愛願之至視古之義殆有加焉而余文之以此詞可以無媿於詩人之所稱矣侯之必得其壽也益有可信夫是歲庚戌侯年六十初度之辰九月二十九日也

夏鍾曰民之視上雖出于誠當因位之久暫以淺深其情此亦深一層之論而丰神韶秀可悅

壽程母楊太宜人序

嘗讀詩見魯人之頌僖公侈爲敷揚而工極藻飾以述其休美祈其福澤者其詞爛然文矣其歸獨致意於壽母蓋國人之所以願其君者必上及於母而後爲愛之至且夫考鍾慶之原而得其所自生論成善

則君也邦人願侯而頌之而及其母於禮固宜故予推魯人之頌之義以卒大夫庶士之請以順邦人之願所愧老矣而辭不文

夏鍾曰情深而文明先生晚年諸序無甚異人却令人不可攀躋進乎技矣

壽易太太夫人九十序

易太夫人以令善懋閫儀為鄉人大母於今年九十矣太夫人長子愧虛先生德學為一時所宗事太夫人孝謹棄官歸養娑婆泉石之間以人倫為悅先生行年七十蒼眉皓鬓可以杖於國中矣其奉庭闈之懽起居扶持嚴於為子弟時率二弟時與時學朝夕

謀所以安太夫人者、往往執其勞役、治其細物、以躬自勤為至樂、不使弟代之也。太夫人年彌高、體彌健、視聽聰明、加於昔時、室中之事有當自為、不肯以屬卑幼、其神思記注、而儀節皆悉、有女婦所不能者。先生出為鄉人父、而入則有子弟之樂、孝謹家名於鄉中。先生之友多鄉之賢達長者、並有父之望於鄉、以其與先生友、皆母事太夫人、而鄉之才子弟多以父事先生者、又事太夫人如大母、一時孝弟之風行於家、達於鄉、由太夫人之高年備福、其風大著而久洽。方先王盛時、養老之政行、國中無見遺之年、非獨鄉

之人能老其鄉之老而其家子弟皆無不自老其老後世政失俗微寧獨老者不得為鄉人所事而已雖其子弟有不能老老其家之老者矣而太夫人所享如此葢政俗微失之際獨於易氏之門追存治古之風豈不盛哉然古之子弟知自老其老要其政有以篤之使隆觀之使厚而未必其子之果能賢也彼老於其子弟之老者雖得其所養而未必其氣昌神裕康彊逢吉而無患也太夫人年高而體健猶能執女婦之所治陶然宴豫於閨闥尊受子姓撰具侍娛之安而先生又賢也是其所享有治古之老不能兼得而

備有者豈不為尤盛哉某在諸子弟中最不為才而以父事先生之日久當太夫人九十行年十二月二日誕辰之慶既從鄉之長者旅進百拜以祝太夫人無疆之算後見之於文以發明其盛諸長者以某之言為然遂書以為祝壽序

夏鍾日時平不惟家子弟自老其老鄉之人亦老之敢棄不惟鄉不老之家亦不能老之無恨感慨

祝龍母黃太安人壽序

禮之有祝其近於偽與福澤休吉得乎天者不可易而賦於命者莫之致今將以其歸美之譽媚順之誠求合乎勿莫茲昧之間以致誠於此而錫祜於彼若

要之而可獲取之而往畀也果且以爲然乎哉然且爲之不亦殆於僞與愛樂尊戴其人也則必有願之之心有願之之心則必有祝之之文祝之生於願之願之生於愛樂尊戴之故先王爲之立其禮以著教而達人之情而豈以爲僞哉俗降禮失祝之義不行於世而人間稱壽之儀猶存古者致祝之意且其備文縟而講容盛於古有加焉雖其已多於儀然而人子以奉其親與夫交游戚屬以奉其子之親亦所以敦人倫而厚民風誠加於古而不爲過也然有不出於愛樂尊戴之情本無是願而侈爲其祝胃焉以施

諸其親而苟焉以媚其子者其失古之意不亦遠與禮之失而僅有存者人間稱壽之祝而其失又若此如漳州龍溪士民之祝龍母黃太安人其禮之意豈非古者之僅存而曠見於今也太安人教其子龍南岡君以才學爲名法從伉直忤時遭謫轉徙不悔其志量移丞郡奉母之教以其所學用之於政以及其民其民愛樂尊戴之矣相與謀曰郡丞之賢太安人之教也烏有父其子而不太母其母哉則相與語曰太安人吾之大母也烏有爲其孫子而不知祝大母壽哉於是合詞請於龍溪尹林君以來乞文蓋今之

祝者爲其族屬與其姻戚交游各以其情之所及篤其子以奉其親其黨有所專其數有所儉已爲可以敦人倫而厚風俗而猶有於祝則然而愛樂尊戴則不然者今將合一國之人以奉其親其情至而詞信願之之誠而祝之之公非徒於今爲盛殆將在古而曠見也古之爲祝者以著教而達情於禮則然而非必以爲有益於願也今合一國之人之歡以爲祝洋溢周浹導和迓祉於以祈無疆而錫難老葢必有益矣太夫人之壽寧復有涯予爲此文豈以爲媚郡丞君而已

夏鍾曰委婉頓挫能動搖人心得之壽文尤爲匪易

裴母周氏貞節序

古載籍可見其辦於婦人女子之事莫詩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爲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芼蘋湘藻采桑采蘩抱衾宜鴈雜佩畜旨敬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錄於師氏仲尼存之以爲教不宜詳小而顧畧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師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

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靳也豈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家國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靳如此況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民俗刑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偶不能言者即爲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爲序者始與裴母周氏盖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

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淩暴黠汙之患力撫其子督使有立門戶起而宗祊延亦其才足以輔其心而能然歟以特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爲難哉吾蓋有感矣夫詩之于民庶得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與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爲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著內美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

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廢之吾之爲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爲不遇也

夏鍾曰詩于民庶得詳以不能言而不與存春秋不必能爲言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絕妙感慨

范母易氏貞節序

昔夏侯令女不忍曹文叔之死誓以節自終爲曹氏婦而迫於父母至於割截鬒髮刵劓耳鼻然後免於見奪嗟夫彼其愛不出於烈行令名而苟以保家室之歡爲不失生子者之大願如是而爲人父母兄弟固亦鄙矣獨怪令女之節其英爽足以激發來世而

不能徇當時之親其悃懇足以悲感仇懟而不見信同體之人豈其慷慨迫臆獨立不悶有以自持而誠心精意伏潛著隱尚有所未至歟夫髮斷耳刵形已毀矣彼區區之愛其女者猶欲修其已毀之形而飭之取其必守之節而奪之豈非其無苟他之志而猶有可惑之容耶故使父母疑其容而兼失其心令女亦知以容自累也故其計出於殘膚傷體而後得免嗚呼可以爲難矣然其志靡他而容至於召疑是其所爲苟難者亦所以爲未至也令女之事余每以是悲之迺今得見節婦易氏益因以有感云始易氏之

歸於范氏而其夫君錫早死又無子以爲養也其舅姑固以爲不能終爲范氏婦欲再圖其所居易氏眎栢舟之詩以死自誓其兄易愧虛先生與其夫弟范玉泉君者友也先生以責其友范君以諫其父而易氏之志得以不奪無殘膚傷體之痛而志喻於內外之親孝養慈育倫有令善余是以知易氏之節非徒慷慨迫臆足以自持而精意誠心獨有至者蓋其所守與令女同而其所得則令女有不及也嗟乎閨閣帷第潛移默感其欷歔慨嘆有出乎情有循乎禮義其擗摽哭泣有動於慾有激於倫常其然其否隙露

端引如閨室中之鍾聲音不能匿笑貌不能藏兄不得以苟信其弟母不得以苟信其子而舅姑顧得以苟信其婦哉後世之士好以苟難爲賢震異尚刻之行駭於聽而怵於視易至於有述精誠篤至窮微徹幽非知德者不能辨也故予序易氏之節與令女論而著之使世之士知其志靡他不愧於令女而其行之難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夏鍾日令女處其難易氏爲其易均一節也而幸不幸殊焉故人樂有賢父兄卽女子已然矣

節婦何氏敦奬序

凡有淑美卓傑之跡而著以爲世勸其明有衆人之

論其嚴有君子之書而其榮有王者之制王者之制與衆人之論有得有失每爲勝負而君子者嘗持所書以低昂於其間是非出乎衆人予奪作於王者美刺之權則君子之所有事也葢有苟獲王者之制而違衆人之論則君子刺之以救衆人之所負雖其苟獲有不爲榮者焉葢有同得乎衆人之論而不蒙王者之制則君子美之以助衆人之所勝雖其不蒙有不爲不榮者焉其論是其制奪其論非其制予是論之公而制之私也故君子得以美其所奪而刺其所予有制之公而亦不得予其所是焉則君子葢嘆之

迺從而美之如吾友王思順之母何氏豈非吾之所嘆者乎婦有不幸其夫死而不忍死其夫育其遺孤養其父母完其身以歸見死者而心不怍是淑美之德而卓傑之行也國家有旌節之典載在令制以待四方之以其事來請而予之然其制令曰必年踰五十王母之節皦然白著而年未五十以卒吏於是土者莫不聞其節其爲是土之民者莫不以王母之節聞而亦莫之請也夫有淑德卓行足爲世勸而不得著以勸於世者制不設於上而論不行於下也上無其制下之論誠行不得強而爲之下無其論上之制

誠設烏乎知而取之旌節之典制之所載也王母之節論之所同與也然以年不及令而不得請豈非制之公而衆論之是亦有不得予之者乎此君子之所爲歎而郡侯邑大夫所爲致禮而敦奬也君子之書於是乎不可不行於其間矣王者之制有可以化裁而衆人之論必至於磨滅化裁者不可知而磨滅者可坐而計其不化裁乎而論存也固可以勸於世其化裁乎而論不存也則世之欲勸者尤病之如是而君子之書蓋不可以已矣予非敢謂君子而王母之節宜著於世以爲勸衆人之論有時而泯泯無聞辭

乎君子之名使淑德卓行不著而世無所勸則吾黨之罪焉故爲之書曰何氏晉江人生十七而嫁爲鄉進士王忠先生妻嫁七年而先生歿其子天錫君尚在腹中何氏知以大義自斷不爲迫抑推決急於一殉以絶先生後而待天錫之生含哀致毀以禮自防無一發齒舉足之過以敗其志先生復生質之不慚其言動有法事舅姑孝敬愛子能訓之以義具有令德而其節尤著鄉人莫不稱爲王節婦云

夏鍾曰君子之書所以賛王制之不及補衆論之未備說得有關係可以慰節婦之心著勸世之典

贈韋孝子序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果其以迹爲嫌○如言禮家所云耶○必不然也○由王政所施之義推之○則寡者方與孤獨而鰥者○先在賑收救助之數○由君子之心行之○則廣其同體之愛○以急無告爲之周旋維護其所生○宜加隆於不孤之子也○今乃以其母之無夫也○而嫌焉○而不敢友其未有見之子○豈先王設教之旨哉○夫嫌之爲義○有存於禮者○謹男女之別○明內外授受之儀○蓋自有節○而豈以寡者之家○爲不可入也○且人子之能有見者○何從修哉○必有師友之益○以資開發○輔植立○而後可以有見於世也○今必俟其見而

後友之則爲子於寡母之懷者非生而有知凡待教而善須友而有成者終不得有友也其果近於人情哉先王之教未嘗不欲人之子皆有成而尤望於寡者之子之至蓋其失嚴父之訓無所視稟而易惰非峻爲之儆則無以發其志而以仁孝之情求之則其母子相依之間上靡有怙外何所從其哀思於煢疚勤瘁於艱厄宜痛有以懲毖其精神尅艾其意氣而感發於修爲視有怙之子當百倍焉顧不能勇於自立而藐無善狀能聲可稱於人斯亦不足友也已其言蓋曰爲寡母之子而不能自力以有聞則君子之

所棄矣斯義也固若責之過備其爲深憫重恤乎斯人之子顧爲獨至也此設教之旨也吾持是以論於今尤不敢忽乎斯人而於鄉獨得韋君君之母早寡專一室以幽居備嘗百瘁貞心匪石彌堅而不可轉君感母之苦也矢必爲君子一跬步一發語而不敢忘母朝夕乎左右之養而視聽於形聲之微葢無可違之志亦靡有不用之勞矣宗族鄉黨皆以君爲孝子不間於彼此之口觀君所以謹四體之保至於夙興夜寐不徑不遊凜乎臨淵履氷之懼也思檢其言行之過則不敢慢惡於人嚴輿臺如賓煦穉狂若長

者而傲言侮行不敢出於口而設於躬也斯亦可謂自力而能以善聞者矣吾方敬而事之而奚友之足云抑又有感矣古之所謂見者皆必有顯名盛位焉蓋士修於家君必求之求則無不得者而命數及之故得以兼名位而稱有見也後世忽士而不求閭巷隱約自修有老死於簷戸奧漏之下而已故以君之自力克敦天地之經以立百行之本而不免爲鄉里窮人亦其所處之時然也時之既降則徒知顯名盛位之爲見而見之在於自修力爲善者有莫知之矣故予特著之文以爲君贈使人知古之設禮者所望

於寡之之子之至其義如此又以知所謂見者其實不在彼而在此也

夏鍾曰從先王設教之旨與君子與人爲善之心推出知必有深惻重恤乎寡者之子而向日讀者之誤得先生發明之而其義始出矣

